

醒世小說

第十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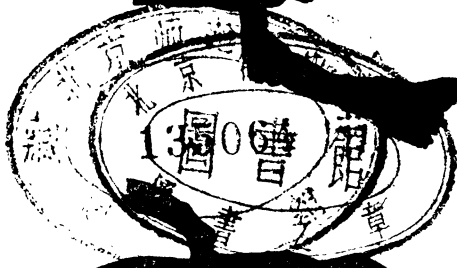


40265

醒世小說十一集

九尾龜

圖書局印



北師大圖 B2353375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一集

卷一

- 第一回 雙潑醋當場爭口舌 單相思狹路刦伶人
- 第二回 杜春心嚴親憐少子 困債臺名妓嘆窮途
- 第三回 逢舊侍深宵談秘戲 索新逋軟語媚乾娘
- 第四回 逼殘年倖人借債 喪良心小子探囊

卷二

- 第五回 逐香塵游春絕綺陌 聘飛車奮勇捉瘟生
- 第六回 巧機關深謀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籠
- 第七回 蓄深心連環施妙策 狙纏頭反撲出奇文
- 第八回 假纏綿愛語穩痴人 真懊惱芳心乖夙願

卷三

- 第九回 阻觀光無端嬰小極 喜同心着意護檀郎
- 第十回 發清言高論寄牢騷 訪桃源良朋聯伴侶

第十一回

證心期三生傳慧業

聽眉語一晌醉風情

第十二回

賦皇華小星隨使節

開綺席大尉遇佳人

卷四

第十三回

慰離悰傾心結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紅裙

第十四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賄

美人計相國贈明珠

第十五回

聯中外名妓說英雄

鬧平康宵人張虐燄

第十六回

殺風景惡客試尊拳

棄塵寰佳人悲薄命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一集卷之一

第一回 雙潑醋當場爭口舌

單相思狹路刦伶人

上回書中說到辛修甫同著陳海秋等在天仙看戲。忽然頭包裏頭一個少年女子。和那二包裏頭的姚月仙大鬧起來。姚月仙那裏肯讓。便也挺身而出。要到隔壁去打他。那女子也怒氣咩咩的直撲過來。兩下相隔止有二三尺路。兩下正要動手。幸而有幾個案目聽得樓上大鬧。連忙飛一般的趕上樓來。急急的兩邊攔住。橫身勸解。這個時候。辛修甫見他們大鬧起來。便也立起身來。張望只見那姚月仙被案目橫身插勸。不得近前。更覺得滿心火發。便指著那個女子對著衆人道。悟篤大家聽聽。看世界路浪。阿有實梗少有出見格事。體別人家。弔膀子末弔來浪肚皮裏向吃醋末也吃來浪肚皮裏向阿有捨像。俚實梗吃醋弔膀子才放來浪面孔浪向倒說廉家裏搭俚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四五年格老相好末那。呀區俚說得出實梗格閒話。俚自家末挂仔牌。子做生意倒要管牢仔相好勿許。俚去弔膀子世界路浪也。嚙撥格號道理。啲那女子聽了姚月仙這番說話。更氣得金蓮亂頓。烈火橫飛也。指著姚月仙罵道。倪吃仔把勢。飯弔膀子是當官格。嚙捨希奇耐格。勿要面孔格。毡千人再有面孔出來。弔膀子阿是。

耐姨太太做做。得勿高興哉。再要出來做。偕人別人搭。俚弔膀子。倒還。勿要去說。俚獨獨挨著耐。要搭。俚弔膀子。未倪定規。勿許看耐。阿有捨法子。姚月仙把舌頭一伸。頭頸一縮。道阿唷。阿唷。格是倪嚇得來。魂靈才嚇脫。格哉。耐勿許倪。弔格膀子。未阿是耐。格家主公呀。耐有本事。末管牢仔。勿要放。俚出來。弔膀子。耐說。勿許倪。弔末老實。勿客氣。倪定規。弔定格哉。耐有捨法子。未來未哉。倪等好來浪耐說。倪毳千人倪。倒勿曾挂捨。毳千人。格牌子。噲一席話。把那女子說得。又氣。又恨。只指著他的臉。大聲說道。耐再有面孔。來浪。嘆。噲。噲。倪立時。立刻去。叫仔。宣家裏。格老烏。居來看耐。再敢。勿走。姚月仙聽了。這句話。倒不覺吃了一驚。一時說不出話來。這個時候。樓上樓下的。那些看客。聽得樓上鬧得。這樣的天翻地覆。不由得大家都立起身來。回頭探望。却又不知。究竟是怎麼的一件事情。一霎時。人語喧嘩。萬頭攢動。那門口的紅頭印捕。也靴聲橐橐的。走上樓來。姚月仙見勢頭不好。又被那幾個案目。苦苦的解勸。又怕那個女子說得出來。做得出來。萬一個。竟去叫了宣觀察來。這倒不是頑的。只得自己做個落場道。今朝便宜仔耐。格爛污貨。明朝再搭耐說閒話。說著。便頭也不回的轉身便走。那個女子見了紅頭印捕。走上樓來。心上也覺得有些害怕。更兼見姚月仙已經走了。總算自

已佔了上風。便也不敢再說什麼。也帶著兩個大姐。回身便走。一面口中咕咕嚶嚶的講道。格只老烏居。討仔實梗格一個姨太太轉去。真正叫作業。辛修甫等看著他們做出那般的形狀。又聽著他們說出那樣無耻的話兒。一個個心上都覺得十分好笑。如今見他們兩個人都已經走了。檯上的戲。已經做到長板坡後段的漢津口。辛修甫等見時候不早。便都無心看戲。大家一同下樓回去。剛才慢慢的走下扶梯。戲檯上的戲已經演畢。登時那些看戲的人。就和潮水一般的直湧出來。辛修甫便拉了陳海秋一把道。我們不用去和他們擠在一起。等一會兒再走就是了。王小屏道。我們走側門出去。也是一樣的。辛修甫道。側門的路很難走。而且也很擁擠。不如還是等一回兒罷。王小屏聽了。便點頭依允。等著那班人略略的散了一散。方才一同走出門來。到了門外。辛修甫一眼看見一個面貌很好的宿人。一個人站在門外。好像等什麼人的一般。辛修甫仔細一看。便認得是公陽里的沈二寶。只見他秋波側盼。兩頰微紅。目不轉睛的看著那些門內出來的人。辛修甫便叫了一聲。二寶。道。你在這裏等什麼人。沈二寶抬起頭來。看了一看。見是修甫。臉上不覺呆了一呆。隨口說道。倪等格個斷命格阿招。勿曉得那哼。再勿出來支吾了。兩句。辛修甫也不去理會他的話兒。是真的。假的。對著他。

一。笑。點。一。點。頭。便。同。著。陳。海。秋。等。走。了。過。去。沈。二。寶。見。辛。修。甫。等。走。了。依。舊。還。是。目。不。轉。睛。的。望。著。門。內。出。來。的。人。等。了。一。回。只。見。門。內。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男。子。面。如。滿。月。膚。若。朝。霞。猿。臂。蜂。腰。肩。平。身。削。匆。匆。的。在。門。內。走。出。來。剛。剛。一。脚。跨。出。大。門。沈。二。寶。見。了。大。喜。登。時。間。笑。容。滿。面。心。花。怒。開。不。顧。好。夕。走。上。一。步。一。把。便。拉。住。了。那。少。年。男。子。的。手。口。中。說。道。耐。捨。格。到。故。歇。出。來。介。倪。等。仔。耐。半。日。哉。那。少。年。男。子。出。其。不。意。被。他。平。空。的。這。樣。一。來。倒。不。覺。吃。了。一。驚。連。忙。回。過。頭。來。楞。著。眼。珠。說。道。你。是。個。什。麼。人。平。空。拉。我。做。什。麼。沈。二。寶。到。了。這。個。時。候。也。顧。不。得。廉。耻。笑。吟。吟。的。對。他。低。聲。說。道。勿。要。實。梗。噓。到。倪。搭。去。坐。歇。末。哉。那。少。年。男。子。聽。了。他。這。兩。句。話。兒。由。不。得。心。中。一。動。更。兼。沈。二。寶。這。樣。滿。面。添。花。的。和。他。講。話。口。中。一。陣。陣。的。香。氣。直。送。過。來。嬌。喉。巧。囀。脂。香。暗。吹。不。知。不。覺。的。抬。起。眼。睛。來。把。沈。二。寶。細。細。的。一。看。只。見。這。個。沈。二。寶。紅。膩。桃。腮。波。凝。杏。眼。容。光。飛。舞。體。態。風。騷。覺。得。眼。睛。裏。頭。好。像。電。氣。燈。的。一。般。霍。的。一。閃。這。個。少。年。男。子。看。了。這。樣。的。一。個。麗。人。站。在。面。前。又。是。自。己。湊。上。去。和。他。鈎。搭。心。上。那。有。不。動。的。道。理。便。也。不。因。不。由。的。對。著。沈。二。寶。微。微。一。笑。沈。二。寶。見。了。那。少。年。男。子。居。然。向。他。一。笑。只。喜。得。眉。飛。色。舞。毛。骨。酥。然。那。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直。從。心。窩。裏。頭。直。發。出。

來。幾。乎。連。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概。忘。記。得。乾。乾。淨。淨。正。在。這。般。時。候。猛。然。又。從。門。內。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一。眼。見。了。沈。二。寶。拉。著。那。少。年。男。子。的。手。由。不。得。心。頭。火。發。鼻。孔。煙。生。搶。上。一。步。劈。手。把。沈。二。寶。的。手。盡。力。一。拆。拆。了。開。來。睜。著。兩。個。眼。睛。對。沈。二。寶。罵。道。你。是。個。女。子。怎。麼。一。些。兒。廉。耻。都。不。顧。千。人。百。衆。的。所。在。做。出。這。個。樣。兒。來。他。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你。這。樣。的。平。空。引。誘。他。天。下。那。有。像。你。這。般。的。人。還。不。給。我。走。開。去。這。沒。頭。沒。腦。的。一。席。話。兒。沈。二。寶。雖。然。臉。皮。狠。老。也。被。他。罵。得。臉。上。一。陣。一。陣。的。潮。熱。起。來。要。想。就。此。撒。手。罷。看。着。這。樣。一。個。風。流。俊。俏。的。人。兒。心。上。那。裏。捨。得。下。要。想。和。他。扭。結。固。結。的。軟。纏。一。下。罷。看。着。這。個。人。其。勢。洶。洶。的。兩。只。眼。睛。直。勾。勾。的。瞅。著。他。好。像。要。一。口。把。他。吞。下。肚。去。的。樣。兒。又。覺。得。有。些。怕。他。暗。想。這。個。混。帳。東。西。不。知。是。他。的。什。麼。人。我。常。常。聽。得。人。說。他。的。父。親。謝。雲。奎。拘。管。兒。子。拘。管。得。十。分。利。害。不。許。他。在。外。面。混。鬧。不。要。就。是。他。罷。想。著。便。嘆。了。一。口。冷。氣。想。要。回。轉。身。去。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覺。得。好。容。易。今。天。候。著。了。他。究。竟。有。些。放。他。不。下。便。老。著。臉。兒。硬。著。頭。皮。走。上。一。步。對。著。那。個。人。說。道。耐。勿。要。來。浪。嘆。嘆。倪。格。事。體。勿。關。得。耐。捨。事。倪。弔。膀。子。末。也。挨。勿。著。耐。來。管。那。個。人。聽。了。沈。二。寶。這。幾。句。說。話。倒。反。呵。呵。的。冷。笑。道。你。弔。膀。子。不。

用我管說得好輕鬆的話兒。你弔別人的膀子。自然和我相干。不來管你的閒事。如今你要和我的兒子弔起膀子來。難道也說不與我相干。不要我管不成。沈二寶聽了。方才知道他真是謝月亭的父親。謝雲奎一時間閉口無言。十分慚愧。只得低著頭。連連的往後倒退。謝雲奎回過頭來。一眼看見他那位公郎。呆呆的站在一旁。還在那裏不住的偷眼注視。方才的那個女子。謝雲奎看了。心上甚是生氣。望著他喝了一聲道。你還不快快的回去。站在這裏看什麼。謝月亭被他父親一喝。也嚇了一跳。連忙往外便走。謝雲奎緊緊的跟在後面。一同回去。沈二寶眼睜睜的看著謝月亭走了。好似不見了一顆夜光珠的一般。心上十分不樂。却又不敢去拉他。只得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馬路邊上。那包車夫阿二。阿福兩個。已經把一對藥水車燈點了起來。照耀得精光四射。已經在那裏等了好一會。沈二寶却好像沒有看見的一般。還在那裏東張西望的尋他的包車。直至阿二叫了他一聲。二小姐看什麼車子在這裏。沈二寶正在心猿意馬的拴縛不定。神飛意蕩的收束不牢。突然聽得車夫叫了一聲。方才猛然醒悟。趑趄的坐上車去。到了公陽里。跑上樓去。連衣服也不換。跑到榻床上去。一頭睡倒。咳聲嘆氣的心上。狠不自在。一班娘姨大姐。明知道他的心事。只好大家靜悄悄的。不



說什麼。偏偏的這個時候。又來了一起打茶圍的客人。沈二寶那裏肯出去應酬。只叫娘姨們出去和客人說。先生有病。睡在床上。不能起來。一班房間裏人。聽了沈二寶這樣的待慢客人。大家心上都有些不以為然。却又為著沈二寶是自己身體。又不欠什麼債。不好說他什麼。只得由他。幸而這幾個客人。都是狠本分的人。聽見二寶有病。便不肯多坐。略略的坐了一回。便大家起身散去。這一起客人剛剛跑了出去。接著又聽得樓下相帮高叫大人上來。樓梯上腳聲橐橐的。又走了一個客人上來。幾個娘姨大姐見了。大家都眉花眼笑的。迎上前來。正是月暗藍橋之路。好事多磨。波橫銀漢之橋。仙槎不渡。要知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二回 杜春心嚴親憐少子 困債臺名妓嘆窮途

且說沈二寶房間裏頭的那班娘姨大姐。聽得相帮叫了一聲大人上來。便一個個都迎出房來。一個大姐阿招。便去叫沈二寶道。先生豪燥點起來。潘大人來哉。沈二寶正在滿肚子的高興。說不出來的時候。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動也不動。阿招叫了兩聲。見沈二寶不理他。便發起急來。走上去把沈二寶推了一把道。先生起來。晏歇點。潘大人要發脾氣。格噠。看官。你道這個裏頭。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這位潘大

人。又是個什麼人。爲什麼相幫不叫潘大人。竟是這樣的叫他大人。原來這個沈二寶本來也是個狠有名氣的紅倌人。做客人的工夫也狠不錯。但是有一件堂子裏頭最犯忌的毛病。一味的愛姘戲子。只要見了一個有些名氣的戲子。不論他的面貌如何。一定要千方百計的弔他的膀子。差不多上海的幾個有名戲角。都和沈二寶有些牽牽纏纏的不清楚。那一天沈二寶到天仙戲園去看戲。恰恰謝月亭第一天上檯。年紀又輕。品貌又好。衣服又甚是鮮明。唱工又十分出色。沈二寶的眼睛裏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玉雪可念的人物。便一心一意的想要弔謝月亭的膀子。也不知想了許多方法。用盡了無限心機。無奈這個謝月亭。一則年紀狠小。有些孩氣。不很去理會他。二則他父親謝雲奎。約束得十分嚴緊。每天都是和謝月亭同進同出。寸步不離。生恐怕有那班無耻的倌人。要轉他的念頭。弔他的膀子。非但淘碌壞了身體。不是頑的。並且恐怕倒了嗓音。不能唱戲。他們吃唱戲飯的人。全靠著嗓子賣錢。倒了嗓子。唱不出來。還有那個園子裏頭。肯來請教他。所以謝月亭在戲檯上做戲的時候。憑著沈二寶怎樣的賣弄風騷。有心挑逗謝月亭。却始終正眼兒也沒有去看他。一看沈二寶一連看了一禮拜的戲。竟想不出一個鈎他上手的法兒。其實謝月亭這個小孩子。雖

然。可。愛。却。也。不。是。什。麼。上。天。下。地。有。一。無。二。的。美。男。子。無。奈。情。人。眼。裏。出。西。施。在。沈。二。寶。眼。睛。裏。頭。看。起。這。個。謝。月。亭。來。真。是。個。子。都。再。世。叔。寶。重。生。越。看。越。好。越。好。越。愛。這。個。愛。情。直。從。心。眼。裏。頭。發。將。出。來。偏。偏。的。這。個。謝。月。亭。只。是。憑。他。做。作。不。去。理。他。沈。二。寶。看。著。謝。月。亭。在。檯。上。唱。戲。的。時。候。恨。不。得。一。把。將。他。拉。了。過。來。立。時。兩。個。人。捏。作。一。團。合。成。一。塊。方。才。爽。快。只。是。這。樣。的。到。眼。不。到。手。直。把。個。沈。二。寶。熬。得。清。水。直。流。滿。心。奇。癢。差。不。多。害。了。單。思。病。的。一。般。前。兩。年。的。時。候。沈。二。寶。住。在。南。平。安。生。意。十。分。發。達。後。來。不。知。怎。樣。的。一。班。客。人。大。家。都。知。道。他。愛。姘。戲。子。一。個。個。都。絕。腳。不。去。沈。二。寶。又。是。手。裏。用。慣。大。錢。的。雖。然。見。生。意。不。好。他。却。一。些。兒。都。不。放。在。心。上。依。舊。還。是。吃。大。菜。看。夜。戲。坐。馬。車。弔。他。的。膀。子。尋。他。的。開。心。不。到。一。年。的。工。夫。身。上。欠。了。三。千。多。的。債。本。家。的。房。飯。錢。菜。錢。外。面。的。店。賬。到。了。年。底。下。催。逼。起。來。只。把。一。個。沈。二。寶。逼。得。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有。一。些。主。意。想。來。想。去。想。不。出。個。解。結。的。法。兒。看。看。差。不。多。到。了。二。十。一。二。的。那。幾。天。沈。二。寶。一。古。腦。兒。把。賬。上。算。一。算。一。切。的。飯。錢。和。菜。錢。還。有。帶。擋。的。利。錢。和。那。些。居。家。的。賬。差。不。多。要。一。千。七。八。百。塊。錢。方。才。可。以。敷。衍。得。過。去。看。看。堂。簿。上。的。局。賬。和。酒。賬。止。有。一。千。不。到。就。是。那。班。客。人。一。個。錢。都。不。少。全。數。收。了。回。來。也。還。

差著一千上下。年近歲逼。那裏去弄這一千塊錢。這一天已經到了十二月二十五的晚上。沈二寶一個人坐在房間裏頭。局也沒有人來叫。看着別人的房間裏頭。雖然生意比平常的時候清些。却一樣也還有人來碰和吃酒。只有自己房間裏頭。冰清水冷的。不但沒有人來碰和吃酒。連打茶圍的客人。都沒有一個跑進來。連著那房間裏頭的娘姨大姐。也都一個個無精打彩的。冷面相向。只是咕咕嚶嚶的埋怨沈二寶。不肯好好的做生意。一味的在外面和那班戲子混攪。如今弄得這般模樣。連累了房間裏頭的人。一個大錢都摸不著。沈二寶受了他們的埋怨。委實無言可答。只得忍氣吞聲的聽著。思前想後。心上也覺得有些懊悔起來。懊悔以前生意好的時候。不該應這般胡鬧。如今到了這般時候。跳又跳不出。去彌補又彌補不來。想著若是實在打算不出什麼法兒來。只好咬定牙齒。暫落賬房。找一個有錢的人來。把自己捆出去。但是捆了出去之後。這個身體。就不是自己的身體了。自己又是散淡慣的。那裏過得慣。這般的日子。想到這裏。恨不得有個地洞。好等自己鑽了下去。免得這般出醜。不由得兩淚交流。一個人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哭了一回。見娘姨小妹娘。走進房來。沈二寶叫他倒盆水來洗臉。那知小妹娘。只當沒有聽見。一般也不開口。把個臉兒板得鐵生生的。冷笑。

一聲竟自走到妝台前。開了妝台的抽屜。不知拿了一件什麼東西。回過身來往外便走。沈二寶見了小妹娘。這般模樣。只氣得呆呆的。瞧着他。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來。要想罵他幾句罷。這個小妹娘不比別人。是有五百塊錢帶擋的。萬一個和他鬧翻了。他立時立刻要起錢來。一時那裏有錢來還他。只好勉強忍住。不說什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忽然門簾一動。又走進一個人來。沈二寶只道就時小妹娘重又進來。把頭別轉不去看他。却聽那進來的人口中說道。先生長遠勿見哉。晚沈二寶聽得不是小妹娘的聲音。却是自己舊日一個大姐。叫做阿玉的聲音。沈二寶平日狠喜歡這個阿玉的。便抬起頭來看時。見果然不是別人。果然就是舊時的跟局大姐阿玉。便對他勉強笑道。耐倒還想着倪實梗格倒霉人。到間搭來走走。阿玉聽得沈二寶這般說法。心上已經有些明白。又仔仔細細的向沈二寶臉上一看。便失驚道。先生捨格事體。實梗樣式。阿好說撥倪聽聽呀。說着便挨着二寶身旁坐下。二寶到了這個水盡山窮的時候。見了阿玉。就好像見了個前世親人一般。便拉着阿玉的手。把爲難的情形。一一和他說了一遍。說罷。又不覺流下淚來。阿玉聽沈二寶說得這般可憐。心上也狠有些不忍。只得竭力勸慰了一番。沈二寶見阿玉身上穿的。頭上戴的。都甚是齊整。便又對他嘆一

口氣道。耐來浪妹子搭倒蠻好。耐妹子生意阿好呀。阿玉道。倪妹子生意格年把總算  
嚙。捨格一節做着仔個姓潘格客人。搭倪妹子蠻要好。一節勿曾到。洋鈿用仔四五千。  
像實梗格客人。故歇總算要讓還俚天字一號格哉。沈二寶聽了心中忽然一動。便故  
意問道。格個潘家裏捨地方人呀。阿玉道。就是湖南格潘大人呀。耐捨忘記脫哉呀。格  
辰光也做耐格呀。沈二寶想了一想。方才知道就是那潘中堂的嫡孫。世襲侯爵的潘  
廣平潘侯爺。講起這位潘侯爺來。本來性格風流。貪花好色。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在  
堂子裏頭過日子的。更兼家貲巨萬。年少封侯。又是個堂子裏頭的慣家。花柳叢中的  
老手。有財有勢。那些偕人。那一個不巴結他。但是這位潘侯爺。却是出身富貴。養尊處  
優。一呼百諾慣的。把性情慣得十分矜貴。到了堂子裏頭。只要一句話兒不合。便立時  
立刻的翻轉臉皮。把那偕人痛罵一場。就此絕跡不去。若是有了個和他合得上來的  
偕人。用起錢來。一千八百三千五千。甚而至於竟是一萬八千。都不算什麼事情。那阿  
玉的妹子。叫做花婷婷。本來是個杭州人家的姨太太。後來不安於室。逃了出來。在上  
海做生意。把他的娘也在蘇州鄉間接了出來。又把阿玉叫了回去。就算了房間裏頭  
的做手娘姨。這個阿玉。以前在沈二寶那裏的時候。兩個人甚是要好。沈二寶和戲子



吊膀子。一半都是阿玉的牽頭。所以雖然到了花婷婷那裏。心上還是十分想念。這一天阿玉跟着花婷婷。在一家春番菜館裏出局。這位潘侯爺也在席上。見了花婷婷。一身嫵娜。滿面風情。便看中了。他當時就轉了一個局。接着就跟到花婷婷院中去。吃了一個雙檯。花婷婷知道潘侯爺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好客人。便提起全付精神來。殷殷勤勤的應酬一番。潘侯爺見他宛轉依人。圓融出衆。大大方方的。却沒有一些兒裝嬌作態的樣兒。剛剛合上了潘侯爺的意思。當夜就有了相好。那花婷婷自然拿出那鉤魂攝魄的手段來。千般。千般。就萬種纏綿。把個潘侯爺奉承得十分歡喜。一連幾個月。着實花了幾個錢。在花婷婷身上。不但花婷婷狠有些兒儲積。就是阿玉當個房間裏頭的大姐。一節的工夫。也多了幾百塊錢。到了十二月二十的那一天。潘侯爺早已除局賬之外。另外給了花婷婷一千塊錢。給他開銷各賬。又給了二百塊錢。給房間裏頭的人。花婷婷自從做了潘侯爺之後。只有幾戶老客人來往。新客一概不做。堂簿上的酒局賬。除了潘侯爺之外。不過七八百塊錢。到了二十三。已經把酒局賬收齊。八百塊錢。止打了一個九折。已經算是極好的了。花婷婷收齊了賬。便也把所欠的一切賬目。都早早付清。到了二十五那一天。阿玉坐在院中。沒有事情。忽然想起沈二寶來。差不多

有一年多些不見了。不知現在的生意怎麼樣。以前想去看他。都爲生意上事情。狠忙。不得分身。如今趁着年底沒有事情。何不到公陽里去看他。這一看。這一來。有分教。暮雨襄王之夢。家令重來。春風嬌女之禪。摩登無恙。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回

逢舊侍深宵談秘戲

索新逋軟語媚乾娘

且說阿玉換了衣服。到公陽里來看沈二寶。花婷婷是住在西蒼芳的。從後面穿出西蒼芳弄堂。不多幾步。就是公陽里。當下阿玉見了沈二寶。沈二寶把自己的情形。告訴了他一遍。便托他不論什麼地方。和他借幾百塊錢。就利錢重些。也不要緊。阿玉沈吟一會。便答應了三百塊錢。却要四分起息。沈二寶自然答應。覺得略略放心。阿玉坐了一回。便要辭去。沈二寶一把拉住。那裏肯放。只說多時不見。要和他談談。留他吃過了晚飯去。阿玉也便答應。大家手拉手的坐在一起。講得十分親密。阿玉又說起潘侯爺。要叫花婷婷學坐自行車。花婷婷學了一天。跌了一交。就此不敢再學。沈二寶聽了。猛然又觸動了心上的。一件事情。記得潘侯爺初做自己的時候。曾經說過最愛的是能坐自行車的女人。女人坐了自行車。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天然丰韻。可惜堂子裏頭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那個時候聽了這番說話。一則爲著自己不會坐什麼自行車。二

則正和那一班戲子攪得天昏地黑的時候。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潘侯爺做了自己不到一個禮拜。看着自己的樣兒。並不十分巴結。心上生了氣。便從此絕腳不來。如今聽了阿玉的話兒。剛剛自己在八九月中。辦了一個戲子。叫做十二紅。這個十二紅。也是最愛坐自行車的。成天的教着自己坐自行車。倒練得十分精熟。不如趁着這個當兒。再去用些手段。把潘侯爺引了回來。說不定可以借着他。恣一個浴。也未可知。想到這裏。便不由得心上歡喜起來。也不瞞着阿玉。就把這個念頭。對阿玉說了。并道。勿然是耐妹子格客人。倪勿好去拉俚。不過潘家裏來浪上海灘浪。堂子裏向做格相好。也多得勢。勿是耐妹子一幹仔。就是到倪搭來仔。耐妹子格搭也是一樣格。耐想倪格閒話。阿對。阿玉聽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錯。便也點頭稱是。沈二寶又細細的打聽潘侯爺的性情嗜好。阿玉也細細的和他說了一遍。兩個人又談起以前弔膀子的舊話來。吃了晚飯。一直談到十二點鐘。沈二寶便留阿玉住了一夜再去。阿玉也便依允。沈二寶就在自己大床上留他住了一宵。兩個人唧唧噥噥的直講了一夜的話。直到天明。方才睡去。到了明天十二點鐘。沈二寶同着阿玉起來梳洗。又留阿玉吃了飯。阿玉方才別去。阿玉走得不多時。早見女本家金姐走進房來。對着沈二寶冷冷的說道。二小

姐耐也要轉轉念頭哉。喲。倪格房飯鈿搭仔菜賬。本底子不要緊。不過今年格事體。勿比舊年搭仔前年。倪自家開銷才開銷。勿轉。尷尬頭來裏。實梗洛今年格房飯鈿菜賬。才要付清。耐是格外勿比別人。再有四百塊洋鈿借頭。耐今朝阿好先付幾百洋鈿。等倪去開銷開銷。再有格到仔年底再算阿好。沈二寶聽了大驚。好似兜頭潑了一瓢冷水的一般。只得對着金姐說道。嚙。勿瞞耐說。倪賬浪一楊刮仔收着仔一百幾十洋鈿。零零碎碎老早用完結格哉。格件事體末那哼弄法。總要請耐嚙。幫倪忙格哉。原來這個沈二寶。是金姐的乾女兒。所以沈二寶也叫他嚙。當下金姐聽了沈二寶的話。板着個臉兒。冷笑一聲道。世界路浪。格事體。銅鈿銀子。真公事。叫倪那哼幫耐格忙。倪搭耐是一逕蠻要好。大家格心思也蠻對勁。不過今年格事體。直頭尷尬。耐想倪自家格開銷勿夠。洛裏再好幫耐格忙。耐總要豪燥點想法子。末好勿要到仔格個辰光。大家難爲情。沈二寶聽得金姐的口風甚緊。心上更覺着急。暗想。如今世上的人。真真是世態炎涼。不堪回首。前兩年自己生意很好的時候。就是一個大錢。也不給他。都不要緊。就是這個金姐。平日之間。也不知受了自己的許多禮物。佔了自己的無數便宜。如今却這樣的反面無情。逼迫得這般利害。想着不覺嘆一口氣。便又對着金姐懇

懇切切的說道。嘸姆格待倪。一逕勿錯。倪只要有法子想。洛裏肯實梗樣式。故歇實在一個銅鈿才嘸撥來裏。只好請嘸姆停脫格一兩日。等倪到外勢去想法子。金姐不等他說完。頓足說道。耐末說得蠻舒。徐嘸倍要緊。耐阿曉得今朝是捨格日脚哉。今朝已經廿六。再要停脫格一兩日。已經小年夜哉。謝謝耐。耐總算照應倪格。拿格筆房飯賬。菜鈿算清爽仔。耐真正弄勿落末。倪大家慢慢裏再想法子。耐總算看倪面浪撥倪一個面子。要是耐一幹仔。勿拿出來大家也才看仔耐格樣子。才勿拿出來。格是倪僵哉。碗照式實梗樣式。上海灘浪格。本家洛裏還有人做賣脫仔。自家格身體來賠也勿夠。碗沈二寶見金姐這樣頂真。沒奈何只得含着。一胞眼淚拉着金姐的手。宛宛轉轉的。央告道。嘸姆請坐仔。倪有兩聲閒話要搭嘸姆商量。金姐鐵錚錚的洒脫了手。道格是嘸倍商量格。耐嘸撥洋鈿搭倪商量。倪嘸撥洋錢去搭捨人商量呀。今朝搭耐說明白仔。耐豪燥點自家去轉點念頭。勿要到仔歸格辰光。大家面子浪過勿去。倒說倪毋仔耐格。檯說着。便回身要走。沈二寶忍氣吞聲的一把拉住了道。嘸姆勿是呀。倪有生意浪格閒話搭嘸姆商量呀。金姐聽了。方才回身坐下。催他有話快說。沈二寶便把潘侯爺的性情。專愛能坐自行車的女人。和自己昨日心中的意思。要想在潘侯爺身上。弄





臉鼠肚雞腸。只認得錢。不認得人的寶貨。就是他親生父母。欠了他的錢。也是一文不饒。兩文不讓的。何況沈二寶。不過是他的乾女兒。那裏肯放他過去。這個金姐在上海當了二十年的老鴇。手裏頭着實有幾個錢。方才問沈二寶着緊的討錢。並不是自己過不去。爲着這兩年沈二寶的生意不好。又知道他拖了幾千塊錢的債。恐怕他得空同着戲子逃走。給你一個遠走高飛。不是頑的。早已暗暗吩咐沈二寶的娘姨大姐。一步步的緊緊跟隨。如今又有心逼他歸賬。預備他還不出來。就把他所有東西。統統扣住。給他一個先下手爲強。外面的店賬。憑着沈二寶自己去設法支吾。他只要自己的錢到了手中。那裏還管別人的死活。如今平空聽了沈二寶的這一席話。又許他二八分賬。不免就有些貪得起來。更兼知道潘侯爺是上海地方數一數二的闊客。沈二寶又是個堂子裏頭香名鼎盛的倌人。以前生意不好。是他自己愛姘戲子。鬧壞的事情。以致客人裏足。如今既肯回心轉意。改悔前非。好好的做生意。原是一定做得出來的。不如趁此做個人情。不去追他的房飯賬和菜賬。面子上只說和他在外面轉借了錢來。開銷這一筆賬。既然賺他一筆大大的利息和扣頭。還白白的得他一個二八提來。料想將來這個潘侯爺。一定逃不出沈二寶的圈套。那時沈二寶有了錢。一個大錢都

不會少的。想到這裏，便不由的臉上露出笑容來。沈二寶看了，知道他心上已經答應自己。心上的塊石頭方才落地。金姐看了沈二寶一眼，故意嘆一口氣道：「小姐耐是年紀輕，勿曉得上海灘浪格把勢，飯勿容易吃。噓，耐放仔好好裏格客人勿做去搭仔格排唱戲格戲子，弔膀子耐看仔格排戲子，巴結得耐蠻舒徐，蠻高興，只當俚篤是好人，洛裏曉得格排滑頭碼子才來浪想耐格洋鈿，洛裏有捨格真心待耐等到耐洋鈿無撥哉，俚篤也勿來哉。倪格辰光一逕搭耐說格排戲子，靠勿住耐勿肯聽倪格閒話，故歇弄得實梗早點聽倪兩聲閒話，洛裏會到實梗樣式。二小姐啊，吃格碗把勢飯，苦煞格噓，拿仔自家身體去換別人家格銅鈿，洛裏會幾化。稱心耐末貪圖仔戲子，稱耐格心樣式，才依仔耐，要俚篤那哼，俚篤就聽耐那哼。阿曉得自家身體稱仔心，銅鈿勿稱心哉呀。金姐說到這裏，還待要再說下去，只把一個沈二寶說得滿心慚愧，滿面羞惶，憑着沈二寶的臉皮再厚些兒，也不由帶耳根連頸子都漲得通紅。金姐便頓住了口，不說下去，正是金空歲暮，何來避債之臺，逝水華年，詎有翺風之寵。不知金姐還說些什麼，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四回

逼殘年借人借債

喪良心小子探囊

且說金姐見沈二寶羞得面紅過耳。二十四分的不好意思。便剪住了話頭。不說下去。停了一停。方說道。二小姐。耐。勿。要。見。氣。哩。倪。是。不。過。望。耐。生。意。好。點。大。家。有。點。好。處。實。梗。洛。勸。耐。等。耐。心。浪。明。白。點。倘。忙。耐。要。見。氣。起。來。格。是。倪。下。轉。連。搭。仔。口。才。勿。敢。開。格。哉。二小姐。耐。想。倪。格。閒。話。阿。對。沈。二寶。紅。着。臉。道。嚙。姆。格。閒。話。說。到。仔。洛。裏。搭。去。哉。嚙。姆。搭。倪。講。格。才。是。好。閒。話。倪。歸。格。辰。光。煞。死。勿。肯。聽。嚙。姆。格。閒。話。故。歇。弄。得。實。梗。樣。式。早。點。聽。仔。嚙。姆。格。閒。話。也。勿。操。至。於。實。梗。格。樣。式。故。歇。倪。也。嚙。說。法。格。哉。只。好。拿。前。頭。格。事。體。一。塌。刮。仔。才。丟。脫。賽。過。嚙。撥。實。梗。格。事。體。到。仔。開。年。規。規。矩。矩。一。心。一。意。做。生。意。倘。忙。生。意。好。點。也。是。嚙。姆。照。應。仔。倪。一。場。總。算。勿。曾。落。空。嚙。姆。剛。剛。搭。倪。講。格。閒。話。倪。一。句。一。句。才。記。來。裏。心。浪。向。故。歇。除。脫。仔。嚙。姆。再。有。捨。人。肯。搭。倪。說。格。號。閒。話。呀。金。姐。聽。了。拍。手。道。難。末。二。小。姐。耐。明。白。哉。倪。說。耐。實。梗。一。個。明。白。人。洛。裏。會。實。梗。糊。塗。耐。真。正。肯。拿。從。前。格。事。體。丟。脫。仔。一。心。一。意。做。生。意。格。是。定。規。做。得。好。格。幾。千。洋。鈔。格。債。捨。格。希。奇。說。到。這。裏。便。又。故。意。作。難。道。故。歇。別。樣。事。體。才。勿。要。去。管。俚。倒。是。耐。要。借。洋。鈔。真。生。活。說。着。又。屈。着。指。頭。算。了。一。算。道。房。飯。賬。搭。仔。菜。鈔。算。俚。七。百。再。有。四。百。洋。鈔。借。頭。故。歇。過。年。格。辰。光。洛。裏。去。借。捨。洋。鈔。要。借。洋。鈔。要。末。到。中。尙。仁。蕭。三。大。搭。去。借。

不過利鈿重得野鴛。沈二寶到了這個時候。那裏還管什麼利錢重不重。就是要他對本對利。他也沒有什麼不答應。便再三重托了金姐。托他去做保代借。明知道金姐自己已有錢。蕭三大的話兒。不過是做個推托罷了。當下金姐還故意作難了一回。沈二寶又再三再四的央告。金姐方才答應。故意到外面去走了一個轉身。便回來和沈二寶說。蕭三大雖然肯借。却要四分起息。先付三個月利錢。又要打個八扣。合算起來。要借一千六百塊錢。方才敷衍得過去。一千六百塊錢。打個八扣。先扣去了三百二十塊錢。再付三個月利錢。一百九十二塊錢。還有什麼代寫借據。和中保人畫押的錢。賬房先生的回用。整整的又是八十塊錢。合起來只得一千多塊錢到手。還要貼出一百塊錢。方能把房飯錢菜賬付清。還有那些煤爐上和廚房裏頭的零碎開銷。不在其內。沈二寶聽了。心上算了一遍。竟要生生的吃虧六百塊錢。雖然心上有些舍不得。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明知道金姐是捉着自己做的。不怕自己不答應。臉上又不敢露出那一種不願意的神色來。只得勉強裝着笑容。連聲稱謝。一一依從。金姐拿出一張寫好的借據來。叫沈二寶在上面畫了一個十字。便收好借據。去了一回。果然帶了一千塊錢的一張莊票。和八塊現洋回來。除了付給金姐一千塊錢。沈二寶自己止落下八塊錢。還

欠了金姐一百塊錢的找頭。沒有給他。言明停兩天再付。沈二寶自己心上盤算了一回。覺得開銷差不多夠了。客人的局賬。收了五百幾十塊錢。阿玉答應借的三百塊錢。恰恰的也送了來。就是差些。也所少有限。沈二寶心上方才寬了一寬。到了二十八的那一天。沈二寶正拿着幾篇店鋪的發票。請賬房先生進來。和他代算。算了一回。結出一個總數。一古腦兒要七百多塊錢。馬車行戲館和大菜館最多。沈二寶通盤一算。還差一百多塊錢。便請了金姐進來。和他說明。那結欠的一百塊錢。請他暫緩一下。明年再付。金姐雖然不甚願意。却又不得不答應。金姐前脚走了出去。接着外面相帮便一聲高叫。早有一個客人大踏步走了進來。沈二寶正開了櫥門。要把那八百幾十塊錢都搬出來。開發那些店鋪。本來和他們說明。叫他們二十八下午來的。這個時候。已經兩點多鐘。料想差不多都要來了。便把那幾封洋錢。一封一封的都搬出來。剛剛搬了兩封。聽得客人走進來。便連忙把洋錢依然收在櫥內。隨手掩上櫥門。回過身來。看那進來的客人。時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這個進來的。也不是什麼客人。竟是桂仙。戲園裏頭的小丑。小飛珠和沈二寶。也是有些交涉的。這個小飛珠。本來是個最下流的戲子。就是他同班的伶人。大家都都瞧不起他。不知沈二寶怎樣的看上了他。兩下

就輕輕易易的成了好事。到了後來。沈二寶有了別人。便不大理他。這個小飛珠見沈二寶不理他。便也賭一個氣。裹足不前。從此和沈二寶絕了來往。到了今年。小飛珠在外虧空鬧得大了。不得過年。忽然想起沈二寶是個有名的紅倌人。一定手裏有錢。不如跑到他那裏去。問他借幾百塊錢。如若他回絕不借。便一口把這件事情叫穿出來。料他也不敢不借。好在這個小飛珠本來是個卑鄙不堪齷齪非常的人。那裏知道什麼羞耻。便一個人高高興興的跑到公陽里來。沈二寶猛然見了小飛珠。不覺吃了大的一驚。又不能叫。他走出去。只得低低的問道。耐到倪搭來做捨間搭堂子裏。向勿便當格呀。小飛珠聽了。也不多說。只把自己的意思對沈二寶說了一遍。要向他借五百塊錢。沈二寶聽了。又氣又笑。對他說道。倪故歇自家弄勿落來裏。再有捨洋鈿來借撥耐。請耐去搭別人借仔罷。小飛珠聽他不答應。便睜起兩個眼睛。口中說道。你櫛裏頭現放着許多洋錢。是做什麼的。怎麼我問你借。你就推托起來。沈二寶見了小飛珠這樣其勢洶洶的樣子。好像是理應要借給他的一般。心上自然十分生氣。却又怕他把以前的事情。當着衆人。直說出來。不敢一定對他怎樣。只說道。耐洛裏曉得。倪櫛裏向一楊刮子七八百洋鈿。自家付賬。才勿夠來裏。倪有洋鈿格辰光。是耐來借就借點。



撥耐末哉。故歇剛剛過年格襟口。叫倪捨地方去調洋鈿借撥耐呀。小飛珠聽得沈二寶一口回絕。定不肯借。不由得氣忿忿的拍着胸脯。口中亂嚷道。你這個時候。姘了別的人。把我丟到腦後。你想就是這樣的算了麼。沈二寶聽了。急得連忙趕過來。拉着小飛珠的手。低低說道。耐阿。好少說兩句。倪也一逕勿會待錯。歇耐有捨閒話。慢慢裏商量末哉。說着。連忙回頭看時。恰好一個娘姨。小妹娘。回去看他女兒去了。一個大姐。阿金和。也不在房間裏頭。不知到外面去做什麼。沈二寶見房裏沒有第三個人。便索性把小飛珠拉到榻上。並肩坐下。附着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兒。想着今天他既然要想借錢。料想賊無空過。只好認個悔氣。送他一百塊錢。且把他敷衍走了。再說。正想着。忽然肚子裏頭。絞腸刮肚一般的大痛起來。沈二寶繃緊了眉頭。連叫阿呀。急急的跑到床後去。這個時候。肚子痛都來不及那裏。顧得別樣事情。就在這一會兒的工夫。忽聽得小飛珠在前面說了一聲。我還有事情到別處去。等一回兒再來。沈二寶聽了。答應一聲。暗想他沒有拿到錢。怎麼居然肯走。想來一會兒就要來的。想着。便聽着小飛珠腳聲。橐橐的走出房去。停了一回。聽得大姐阿金的聲音。同着一個樓上。李小蘭房間裏頭的大姐。一路說笑進來。剛剛走進房門。忽然失驚倒怪的叫道。先生。啞到

仔。洛。裏。搭。去。哉。呀。櫥。門。爲。捨。開。直。來。裏。捨。人。開。格。呀。沈。二。寶。聽。了。這。兩。句。話。兒。心。上。吃。了。一。驚。便。在。床。後。應。聲。道。倪。爲。仔。肚。裏。痛。來。裏。解。手。呀。櫥。門。倪。勿。會。開。碗。耐。豪。燥。點。看。看。櫥。裏。向。格。物。事。嗟。阿。金。和。聽。了。連。忙。走。進。一。步。看。了。一。看。不。覺。大。驚。道。先。生。耐。洋。鈿。阿。會。動。呀。沈。二。寶。聽。了。這。句。話。知。道。事。情。不。妙。那。心。頭。的。小。鹿。兒。上。上。下。下。的。撞。個。不。住。連。忙。嚷。道。洋。鈿。倪。勿。會。動。呀。一。面。說。着。一。面。也。顧。不。得。肚。子。痛。七。跌。八。撞。的。從。淨。桶。上。立。起。來。連。手。都。顧。不。得。洗。急。急。的。趕。出。來。直。急。得。兩。手。如。冰。滿。身。香。汗。早。聽。得。阿。金。和。嚷。道。洋。錢。剩。仔。四。百。塊。哉。捨。人。來。拿。得。去。格。呀。沈。二。寶。更。急。得。芳。心。亂。跳。兩。淚。交。流。連。忙。自。己。趕。過。去。查。點。起。來。恰。恰。的。止。剩。了。四。百。七。十。多。塊。錢。那。四。百。塊。錢。却。是。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了。正。是。青。樓。怯。篋。驚。殘。名。妓。之。魂。白。日。探。囊。恨。煞。無。良。之。盜。不。知。以。後。何。如。且。待。下。文。交。代。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一集卷二

第五回 逐香塵游春馳綺陌

騁飛車奮勇捉瘟王

且說沈二寶見櫥門大開。櫥裏頭的洋錢。只剩了四百多塊。還有那四百塊錢。不知到那裏去了。明知道這一轉眼的工夫。沒有別人。一定是小飛珠趁着自己一個疎忽。悄悄開了櫥門。順手牽羊的偷到手中。却故意說一聲有事到別處去。等一會兒就來。急急的跑了出去。安安穩穩的受享那四百塊錢去了。只把一個沈二寶急得口呆目定。話都說不出來。想着這個小飛珠。這樣的沒有良心。趁着這般時候。還來偷了幾百塊錢去。不由得兩行眼淚。撲簌簌的直挂下來。這個時候。女本家金姐也知道了。連忙趕過來。看了一看。便問沈二寶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沈二寶定了一定。方才含着眼淚。把剛才的事情。告訴了金姐一遍。只把小飛珠是個戲子的話兒。瞞了起來。只說是一個姓馬的客人。好在沈二寶和小飛珠已經斷了多時。所以阿金和同着那幾個客堂裏的相幫。都不認得他是個戲子。當下金姐聽了沈二寶的說話。便道。聽耐實梗說起來。格個洋鈿。定規是格個殺千刀。倫得去格。俚耐往來浪捨地方。倪大家趕到俚屋裏向去。沈二寶聽得金姐追問客人的住處。只得又說幾句謊話。格個殺千刀。還

是兩年前頭。倪來浪美仁里格辰光。來浪倪搭吃歇過一檯酒。本底子倪勿認得俚。也是客人同來格朋友。吃仔一檯酒。一逕勿曾來歇。倪剛剛來浪開仔櫥門。拿洋鈿吃着格個殺千刀。冒冒失失跑得來。剛剛說嚙撥三句閒話。夾忙頭裏倪肚裏痛起來哉。痛得來嚙淘成。勿亮張格個殺千刀。趁倪來浪解手格辰光。倒說偷仔洋鈿就跑。叫倪洛裏想得着。說着。不由得眼淚又直流下來。對着金姐說道。難末叫倪那哼。金姐想了一想。便道。勿是倪來浪說。格件事體。是耐自家勿好。忒嫌大意仔點哉。耐就是肚裏痛。要去解手末。爲捨勿叫個人進來。噯。陌陌生生格客人。噯。勿是捨一逕來格熟客。洛裏好實梗勿當心。沈二寶道。格個辰光。肚皮裏向痛煞快。洛裏曉得格個殺千刀。來倫倪格洋鈿金姐冷冷的道。難看耐那哼。玩法。格個客人。噯。勿曉得俚。往來浪捨格地方。要追也。嚙追處。自家勿小心。只好自家認仔悔氣。格說着。恐怕沈二寶又要和他纏擾。急急的走了出去。沈二寶見了。長嘆一聲。默然無語。大家略略的安慰幾句。也跟著一闕散去。不多一刻。那班收賬的店家。陸續到來。沈二寶揀那必不可少的幾家店鋪。都付清了。有幾家不甚要緊的。再三和他們商量。先略略付些。其餘的等過年再付。那知這班店鋪裏頭的人。也和金姐一般。都是十分勢利。若是這個欠賬的是個有錢的人。

你就一個錢都不給他。他也沒有什麼不放心。惟有遇着了那些沒有錢的債戶。好像是他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一般。那裏肯放鬆一點。沈二寶的那些店賬。本來端午中秋兩節都沒有付清。那些店鋪裏頭的人。心上已經在那裏十分懊悔。如今到了年底。如何還肯通融。但不肯緩到明年。連一刻兒都不肯等候。大家坐在沈二寶房間裏頭。七張八嘴的催逼。只把個沈二寶逼得束手無策。哭笑皆難。到了晚上。大家勉強強強的散去。明天一早。已經都絕早的趕來。坐在沈二寶房裏坐索。漸漸的吵鬧起來。沈二寶沒奈何。只得又叫小妹妹去請本家金姐。金姐知道一定又要借錢。起先還不肯來。沈二寶一連叫人請了他三次。方勉強強強的走進房來。口中說道。二小姐叫倪做。倪事體忙煞來。浪耐總要自家打打主意末好呀。尋着倪有捨格用場。沈二寶見了金姐的面。便一把拉到後面小房間裏頭。滴淚苦求道。今朝格件事體。總要請嚙。救倪急格哉。金姐聽了。便正色數說道。二小姐耐勿要看得銅鈿實。容易噓耐阿。曉得倪爲仔耐身浪格。事體搭耐借仔幾化。洋鈿一千六百塊。洋鈿篤呀。勿是捨格少。噓耐故歇。自家勿小心失脫仔。洋鈿要問倪借。倪要開捨錢。莊銀行洋鈿洛裏會來得實。梗容易老實搭耐說仔。罷格兩日撥耐格兩個要賬。格斷命人吵得頭腦子才空。

格。哉。樓。浪。向。李。小。蘭。搭。仔。後。花。麗。卿。一。逕。來。浪。嘍。哩。咕。嚕。捨。格。鈍。仔。俚。篤。格。色。頭。哉。嘆。是。毋。仔。俚。篤。格。檯。哉。格。號。開。話。倪。軋。實。聽。勿。慣。勿。是。倪。今。朝。來。裏。說。耐。耐。也。忒。嫌。勿。當。心。仔。點。哉。好。好。裏。洋。鈿。放。來。浪。櫥。裏。向。那。啣。就。會。撥。俚。偷。得。去。倪。想。起。來。也。嘸。撥。實。梗。容。易。畹。格。個。裏。向。勿。得。知。到。底。捨。格。講。究。說。着。便。瞞。了。沈。二。寶。一。眼。沈。二。寶。被。他。這。幾。句。話。兒。正。說。着。了。他。心。上。的。心。病。不。由。得。心。上。突。突。的。跳。起。來。知。道。金。姐。老。奸。巨。滑。那。裏。瞞。得。過。他。萬。分。無。奈。只。得。用。出。看。家。本。事。來。立。起。身。來。拉。住。了。金。姐。的。兩。手。竟。是。雙。膝。跪。下。把。一。個。臉。兒。伏。在。金。姐。膝。上。口。中。說。道。今。朝。格。件。事。體。只。得。請。嘸。姆。再。搭。倪。借。四。百。洋。鈿。格。哉。嘸。姆。真。正。勿。肯。幫。倪。格。忙。倪。也。叫。嘸。說。法。照。式。實。梗。樣。式。橫。豎。生。意。也。做。勿。成。功。只。好。隨。俚。篤。去。那。啣。格。哉。格。辰。光。一。榻。刮。仔。格。事。體。故。歇。也。勿。必。去。說。起。俚。總。歸。嘸。姆。救。仔。倪。格。急。倪。心。浪。也。有。數。目。來。浪。金。姐。起。先。聽。了。沈。二。寶。的。話。兒。倒。吃。了。一。驚。暗。想。萬。一。他。當。真。橫。着。心。腸。聽。憑。他。們。怎。樣。索。性。不。做。生。意。綽。一。個。大。大。的。爛。污。往。公。堂。上。一。跑。只。說。他。自。願。從。良。那。就。把。自。己。的。一。千。幾。百。塊。錢。都。送。到。水。裏。去。了。這。倒。不。是。頑。的。後。來。又。轉。念。一。想。道。一。個。當。僧。人。的。轉。到。這。樣。念。頭。一。定。是。山。窮。水。盡。無。可。如。何。方。才。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但。凡。有。一。絲。一。毫。的。法。兒。可。想。也。一。定。不。肯。這。般。

的像二寶這樣的人。豈是肯走這條路的。想着便故意一面拉着沈二寶的手去拉他起來。只說二小姐豪燥點起來。折脫仔倪格福氣格呀。一面却又裝腔作勢的說沒有地方去借錢。沈二寶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只說嘸姆末。賽過倪親生娘。晚本底子該應受倪格禮格呀。今朝嘸姆勿答應。是倪一逕距來裏勿起來格哉。說着不覺一陣心酸。眼淚直滾出來。可憐這個沈二寶也是個數一數二的紅信人。平日之間最是心高氣傲的。就是把金姐認做乾娘。也是金姐看着他。生意實在不差。想要沾些小利。哄騙得沈二寶心上。甚是高興。方才認着了這個乾女兒。這個乾娘是倒過來奉承乾女兒的。沈二寶那裏把他當真當作乾娘。如今不過少了幾個錢。金姐就登時變轉臉來。沈二寶受了他的數說。連屁都不敢放一個。思前想後。想着那往日的鋒銛。看着這今時的景象。你叫他怎樣的不要委屈。怎樣的不要感傷。閒話按下。只說金姐見沈二寶跪在那裏不肯起來。心上十分得意。却又假意做出個無可如何。情面難却的樣兒。勉強強強的點頭答應。替他再借四百塊錢。拉了沈二寶起來。沈二寶謝了又謝。說了無數感激的話兒。金姐果然又去拿了四百塊錢來。交給沈二寶。把店賬開銷清楚。沈二寶草草的過了一個年。過了元旦。沈二寶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塊錢。用八十五塊錢去。

電飛腳踏車行裏頭。買了一輛飛輪女車。到了初五的下午。沈二寶到了十二下鐘。就起來梳洗妝飾。加意打扮了一回。直到三點多鐘。方才修飾完備。自己用兩面鏡子。照了一回。又走到着衣鏡前。左右端詳了好一會。又叫金姐和小妹娘等進來。細看一回。金姐見沈二寶加意梳掠出來。果然比別人不同。身段風流。衣裳熨貼。就是那幾步路兒。也是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俏步不是那班飯桶。俗人可以學得到的。不由得連連道好。小妹娘等大家看着。自然也都說好。沈二寶見大家都嘖嘖稱羨。便叫一個相幫。和他推了自行車。喜孜孜的對着衆人。點了一點頭。口中說一句。倪晏歇。就轉來。金姐也對他。說一聲。恭喜發財。沈二寶便出了公陽里。跨上自行車。由二馬路轉出大新街。望大馬路泥城橋一帶駛來。上海地方。坐自行車的人。雖然很多。却都是些男人。除了泰西婦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車之外。那些中國的婦女。從沒有坐着自行車。在馬路上跑的。如今驀然見了沈二寶。居然坐起自行車來。大家心上都覺得甚是詫異。不由得大家的視線。就都聚攏在沈二寶一個人身上。更兼沈二寶貌美。年輕。骨格娉婷。衣裝艷麗。而且這個沈二寶。坐自行車的本領。狠是不差。踏得又穩。又快。一個身體。坐在自行車上。動也不動。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寶的自行車。往東便東。往西便西。還有



幾個人拍手喝采的。沈二寶也不去理會他們。一直過了泥城橋跑馬廳。只見馬路上的馬車。一線齊的滔滔滾滾。絡繹不絕。馬車裏頭坐的。大半都是些堂子裏頭的惰人和那些滑頭年少的游客。却也狠有幾個大家內眷。繡閣名姝在裏頭。上海的風俗。都把正月初五。當作財神日。那班惰人。大家都濃妝艷抹的。出來迎接財神。所以馬路上的馬車。比別的時候格外來得多些。沈二寶一心一意的。只想要去找那一位潘侯爺。好放出手段。來籠絡他。頭也不回。一直往斜橋一帶地方跑去。那潘侯爺的公館。就在斜橋總會隔壁。和張園離不多路。沈二寶走過潘公館門外。便把那自行車緩緩的踏慢慢的走過去。走不到兩三丈路。便停了自行車。跨下車來。把自行車倚在樹旁。略略休息了一會。便又在潘公館門外打個轉身。一連這樣的三次。不見潘侯爺出來。看看天將傍晚。斜日西沉。沈二寶沒奈何。只得自己坐着自行車。先到味蕪園。到了安塢。第又等了好一回。依然不見潘侯爺的影兒。正是春雲冉冉。未銷倩女之魂。秋水迢迢。不見伊人之影。不知後事何如。請看下文交代。

## 第六回

巧機關深謀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籠

且說沈二寶想要在張園裏頭等候那位潘侯爺。要在潘侯爺面前賣弄他坐自行車

的本領磨拳擦掌的一連等了兩天。連潘侯爺的影都不見。沈二寶十分沒趣。回到院中和金姐說了。叫小妹娘到潘公館左右去打聽。方才知道這位潘侯爺感冒風寒。這幾天不能出門。沈二寶只得捺定了心。呆呆的等候。一連等了四天。已是正月初十。沈二寶又坐着自行車。往潘公館左右候了一回。又到張園去泡了一碗茶。依然不見這位潘侯爺出來。沈二寶等得心上甚是煩燥。看看時候不早。那些游客一個個都紛紛散去。沈二寶也懶懶的跨上自行車。慢慢的回來。剛剛走過泥城橋。忽見一輛小小的亨斯美兩輪馬車。從迎面飛也似的直跑過來。沈二寶把自行車略略的向左一偏。那馬車已經在沈二寶右邊擦過。馬車裏頭的人和沈二寶兩下眼光一錯。只聽得那馬車裏頭的人高叫一聲好呀。沈二寶聽了這一聲喝采。不覺心中一動。暗想方才這個坐在馬車裏頭的人。雖然擦肩過去。看不清楚。却一眼看過。去彷彿有些像那潘侯爺的樣兒。不要當面錯過了。想着便霍地把自行車撥轉回過身來。不想後面也正有一個人坐着自行車。跟在沈二寶背後緊走緊趕。慢慢走。慢慢趕。沈二寶回轉身來。不偏不歪。剛剛和背後的人打個照面。沈二寶舉眼看時。原來不是別人。却是金姐的兄弟。叫做阿德的就是。院子裏的賬房先生當下這位燒湯大叔阿德劈面撞見了。沈二寶覺得。

不好意思。只得叫了一聲先生。沈二寶見了十分詫異。待要問時。兩下的自行車已經過去。沈二寶想了一想。心上忽然大悟。想一定是金姐叫他暗暗跟隨。怕我欠了許多虧空。要乘空逃走的。原故想着。便回過頭去。遠遠一看。果然見阿德也撥過車來。隱隱的跟在後面。沈二寶覺得心中好笑。不去理他。沈二寶心上在那裏轉着念頭。那腳底下就未免慢了好些。那前面的馬車。却跑得十分神速。一轉眼的工夫。已經過去了七八丈遠近。那馬車裏頭的人。還在那裏不住的回頭張望。沈二寶便把腳底下緊了一緊。飛一般的直追過去。一霎時早已追過了頭。仔細看那馬車裏頭的人。却不是什麼潘侯爺。約莫也有四十來歲年紀。却穿着一身極鮮明的衣服。見沈二寶趕了過來。又目不轉睛的向他細看。只說是和他吊膀子。心中大喜。便也眉花眼笑的對着沈二寶。嘻嘻的笑。沈二寶見不是潘侯爺。那模樣也沒有相像潘侯爺的地方。沈二寶見了心上暗暗詫異。暗想這個人並不像潘侯爺。怎麼平空的會看錯了。一面想着。那自行車去得飛快。不知不覺的。又到了潘公館門首。沈二寶不去理會那馬車裏頭的人。只把自行車輕輕撥轉。望着原路回去。今天又撲了一個空。心上十分懊惱。去踏了半天的自行車。覺得有些腰酸力軟。便把腰伸了一伸。緩一口氣。沿着那馬路左首。只顧慢

慢的走。忽然後面又有一輛自行車如飛似箭的趕過來。從沈二寶右首直穿過去。那  
自行車上的人却目不轉睛的看着沈二寶。沈二寶抬頭一看。不覺心中大喜。好似天  
下掉了個斗大的夜明珠下來的一般。原來這個自行車上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沈二  
寶。一連候了好幾天。候他不到的。潘侯爺這個時候。沈二寶一見了潘侯爺。不由得精  
神陡長。連忙用盡平生之力。把腳下一緊。星飛電閃的一般。趕上前去。潘侯爺坐着自  
行車。趕過了沈二寶的頭。却還不住的。回過頭來。往後張望。見沈二寶也催動自行車  
直趕上來。暗想。不料上海地方。也有會坐自行車的。女子方才走過。去的時候。却沒有  
十分看得清楚。不知他面貌如何。想着便故意把自行車略放得緩些。憑着沈二寶  
趕過頭來。恰恰的兩車相並中間。只隔着三四尺路。兩下都看得十分清切。潘侯爺細  
細的打量沈二寶時。只見他穿着一件元色泰西緞。狐皮緊身短襖。下面襯着一條淡  
湖色泰西緞褲子。脚下踏着一雙小小的尖頭緞靴。尖尖瘦瘦的。差不多只有四寸頭  
上。打着一條油鬆樸辮。再往面上看時。只見他膩粉搓酥。濃脂滴露。長眉入鬢。青含遠  
岫之雲。俊眼流光。碧漾明湖之水。輕同飛燕。婉若游龍。更兼身量苗條。丰神流動。坐在  
自行車上。香風飄拂。華彩飛揚。好似一朵彩雲。從平地上湧出來的一般。回波顧影。淺

笑迎人別有一種媚斌玲瓏的態度這樣的一了美人坐在自行車上自然比別人格外要好。好看些兒更兼這位潘侯爺又有一個僻性。一生一世最喜歡的就是會坐自行車的女人。無奈上海地方的那班僧人一百個裏頭倒有五十對是不會坐自行車的。如今偶然見了一個能坐自行車的女人。又具着這般的姿態。雖然不是什麼傾國傾城的顏色。却也狠有些宜嗔宜喜的丰神。更兼這個沈二寶出奇制勝的地方。還不在面貌上。全仗着一對秋波。一付身段。做個勾魂攝魄的招牌。橫波一盼。能回鐵石之腸。纖步輕移。不數昭陽之態。只把一個潘侯爺看得眼前撩亂。心上回旋。覺得自己所見的那些僧人都趕不上他。這般丰態更兼沈二寶是有心挑逗。自然的絲絲入扣。一拍就合。故意的對着潘侯爺。嫣然笑。以目送情。更把潘侯爺引得意馬心猿。拴束不定。一時間六神無主。起來也對着沈二寶。微微含笑。好像要和他說話的一般。沈二寶見了這般模樣。知道潘侯爺已經入彀。心中暗喜。却又故意賣弄精神。把身體向前一伏。把頭一低。脚下用一用力。只見沈二寶的那一輛自行車。好似天邊飛鳥一般。一直線向前跑去。潘侯爺見了那肯放鬆連忙催著自行車也趕上來。兩把自行車在馬路上互相追逐。直像那彈丸脫手。羽箭離絃。路上的人見了。不由得一個個都拍手叫好。

霎時沈二寶和潘侯爺早由大馬路一直穿出黃浦灘。直到了三馬路口。沈二寶方才慢慢的轉進三馬路。潘侯爺的自行車也緊緊的跟着轉彎。沈二寶雖然坐自行車的。本領不差。却畢竟是柔弱女子。和潘侯爺追逐了一回。早已有些嬌喘吁吁。額角上沁出幾點香汗。潘侯爺看得清楚。趁勢和他說道。對不起。辛苦。辛苦。沈二寶回頭一笑。道。哈格對勿起呀。倪勿懂。耐格閒話。潘侯爺笑道。你在大馬路上走得好好的。都是我平空的要和你比賽。冤冤枉枉的害你費了許多氣力。豈不是我對你不起麼。沈二寶聽了。也不說什麼。竟瞟了潘侯爺一眼。把嘴唇動了一動。潘侯爺見了。十分高興。便又趁勢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沈二寶聽了。忽然假作失驚道。阿唷。耐是潘大人。晚捨勿認得倪哉。呀。潘侯爺聽了。又把沈二寶仔細認了一認。覺得雖然有些面熟。却一時想不起這個人來。便對沈二寶笑道。我和你雖然狠覺得面熟。却想不出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沈二寶掩着嘴。格的一笑道。倪故歇。來。浪公陽里。耐阿到倪搭去坐歇。馬路浪向勿好講閒話。格說着。便放開自行車。在前緩緩的走。潘侯爺緊緊的跟在後面。到了公陽里。沈二寶下車進弄。走到自家門口。把手招着潘侯爺道。請裏向來坐。倪搭小地方不過。怠慢點。潘侯爺連說不用客氣。一腳踏進房來。對着沈二寶又細細的看了一看。沈

二寶對着潘侯爺把頭側了一側。眼波斜溜。櫻口微開。潘侯爺看了。沈二寶這般模樣。覺得一個心吸吸的動個不住。連要問沈二寶的名字。都忘記掉了。停了一回。忽然想起道。你可就是沈二寶麼。怪不得我看着你面熟得狠。沈二寶聽了。微微一笑。也不開口。只對着潘侯爺點一點頭。潘侯爺方才明白。果然是沈二寶。便問他這兩年生意怎麼樣。沈二寶不肯和他說真話。只說生意也無捨好。濃濃罷哉。說着。又向潘侯爺一笑。道。耐捨洛吃仔一檯酒。一逕勿來呀。阿是倪待慢仔耐動氣哉。今朝勿是倪馬路浪碰着仔耐耐洛裏會到倪搭來。貴人勿踏賤地。倪搭實梗格小地方。就等到仔開年耐也勿見得肯來。碗耐是要到花婷婷搭去格。倪洛裏請耐得到潘侯爺聽了。詫異道。我做花婷婷還是上節做起的。你怎麼就會知道。沈二寶把眼一瞟。笑道。倪自然有嚙線德律風格。碗耐格事體。洛裏瞞倪得過。說着。便趁勢走過去。坐在潘侯爺左首緊緊的靠着潘侯爺的肩膀。道。倪腰裏向痛得來。勿得知捨格講。究潘侯爺趁着沈二寶說腰痛輕輕的伸出雙臂。把他擁入懷中。沈二寶也不推卻。只把身體扭了兩扭。把纖腰緊緊貼在潘侯爺身上。潘侯爺見了。沈二寶這樣的俯就。心上自然歡喜。把一只右手捏着拳頭。輕輕的在沈二寶背上捶了幾下。道。你腰痛。我和你捶捶好不好。沈二寶把一只

纖手拉着潘侯爺的手道。謝謝。耐。勿。敢。當。要。折。仔。倪。格。福。氣。格。呀。潘侯爺聽了。便低下頭去。附着沈二寶的耳朵。悄悄說了幾句。沈二寶有意無意的。略略點頭。低眸不語。那眉間眼角。却漸漸的紅暈起來。這一夜潘侯爺自然是住在沈二寶院中。不回去的了。嬌郎抱日。倩女停雲。海燕雙棲。文鴛比翼。一個是江南名妓。一個是三楚通侯。你愛我的丰姿。我慕你的富貴。自然比別人的情景不同。正是金堂夜永。香銷寶鴨之煙。錦帳昏溫。燈顫流蘇之影。要知後事何如。且待下文交代。

第七回

蓄深心連環施妙策

狙纏頭反撲出奇文

只說潘侯爺雖然和沈二寶有了相好。却平日之間。聽得別人說過沈二寶愛姘戲子。未免有些疑惑的意思。沈二寶心中明白。索性把以前自己愛姘戲子的事情。一一和潘侯爺說明。又裝點出許多的話兒。只說那班唱戲的人。怎樣怎樣的反面無情。怎樣怎樣的卑鄙無恥。自己看破了這般寶貝。沒有一個好人。心上二十四分的懊悔。以前不該這樣的糊塗。如今既然遇着了你這樣的一個人。自然死心塌地的守着你一個人的了。我自從吃了把勢飯。眼中的客人。也不知見了多少。却從沒有遇着個像你這樣溫柔爽快的人。所以把這般的心腹話兒。一古腦兒都告訴了你。你却切不可再去



告訴別人。沈二寶說到這裏不覺面上。一紅羞怯怯的。把個臉兒。伏在潘侯爺懷裏。再也不敢抬起來。潘侯爺雖然。是個慣家。到了這個時候。聽了沈二寶這樣的一番說話。也不由得。心上有些着迷起來。便拉着他的手。叫他抬起頭來。沈二寶越發把個頭緊緊的。鑽在潘侯爺胸前。一動也不動。口中却喃喃的說道。倪搭耐講仔。耐勿要動氣。耐要動氣。是倪勿來格。潘侯爺笑道。這些事情。都是以前的把戲。與我什麼相干。只要你以後知道改悔就是了。我爲什麼要動氣。說着便把兩手捧着沈二寶的臉。自己低下頭去。輕輕的偎了一偎。只見沈二寶的兩邊頰上。紅得十分鮮豔。好像那帶露玫瑰。酣妍欲滴。見了潘侯爺。兀自把兩手掩着眼睛。似笑非笑的別轉頭去。潘侯爺看了心滿意足。酣暢非常。自此之後。潘侯爺便和沈二寶約法三章。要他遵守。第一不到戲園看戲。第二不留客人住夜。第三但是潘侯爺來了。不論什麼客人在房間裏頭。都要讓他。沈二寶如何不肯。千依萬順。滿口應承。潘侯爺又和沈二寶講明。每月貼他四百塊錢。吃酒叫局外算。只把個沈二寶喜得一個無可不可。心花大開。潘侯爺從那一天。住在沈二寶院中。到了明天起來。原想給他一千塊錢的。忽然轉念一想。故意一個大錢都不給。要看沈二寶怎麼樣。那裏知道這個沈二寶。是何等的手段。早已和金姐

商量得停停當當的了。剛剛下床梳洗。便在拜匣裏頭拿出一百塊錢的鈔票來。交給小妹妹道。格個是潘大人賞給。格個下脚。格個拿得去。小妹妹接了。謝了潘侯爺一聲。便走了出去。潘侯爺見了。心上自是高興。便對沈二寶道。這下脚的錢。怎麼要你拿出來。我還給你就是了。說著。便取出一個皮頁子。要揀鈔票。沈二寶連忙攔住。笑道。耐拿洋鈔做。恰阿是還倪呀。還倪末。謝謝耐。就要還倪末也慢慢交末哉。用勿著實梗性急。哧。潘侯爺先還不肯。只說下脚的錢。斷沒有要叫你出的道理。沈二寶斜了潘侯爺一眼道。阿。耐耐倒分得明白。篤哧倪兩家頭。比勿得別人承耐格情。看倪得起倪也。一。還當耐自家人。格格兩個銅鈔。恰格希奇耐撥。俚篤也好倪撥。俚篤也好耐故。歇實梗。還撥倪倒勿像。沈二寶說到這裏。頓住了口。不說下去。望著潘侯爺一笑。潘侯爺聽了這些說話。覺得甜蜜蜜的一字一句。都鑽進心坎裏頭去。心上甚是高興。倒不好意思。一定還他只得罷了。過了一天。潘侯爺便另外送他一千塊錢。沈二寶再三不受。口口聲聲的只說潘侯爺。耐他不起。潘侯爺無奈。只得收回。心上却甚是過意。不去過了幾天。潘侯爺在公館裏頭吃過了飯。便到沈二寶那裏來。沈二寶剛剛起來。正在那裏梳頭。見了潘侯爺。立起身來。叫了一聲。潘侯爺便坐在沈二寶旁邊。看着他塗脂傅粉。掠

月挑雲看得甚是得意。正在這個當兒，忽見女本家金姐走進房來，叫了一聲潘大人。便去附着沈二寶的耳朵，唧唧的講了一回。沈二寶登時繃着眉頭，十分不樂。偷轉秋波看了潘侯爺一眼，好像怕他聽見的一般。潘侯爺看了他們這般鬼祟祟的做作，不知道他們葫蘆裏頭賣的是什麼藥兒。正要開口問時，早見沈二寶對着金姐使個眼色，道：「嚙，未總是實梗，早勿說。晏勿說，恰恰來浪格個辰光，纏勿清爽，有捨事體。晏歇點，再說末哉。」金姐聽了，便回過頭來，看了潘侯爺一眼，方才說道：「格末昨日一篇賬，拿得來等倪交撥來。賬房先生叫倪搭耐算算。」沈二寶聽了，便在貼身的衣袋裏頭取出一篇賬來，交給金姐，却又回頭看着潘侯爺，又好像怕他看見的模樣。潘侯爺見了這般模樣，那裏忍得住，便問沈二寶道：「你們鬼鬼祟祟的說些什麼？這一篇賬又是什麼東西？快拿來給我看看。」沈二寶聽了，面上一呆，道：「勿關耐事，耐勿要去問。俚說着又催着金姐道：「耐豪燥點去罷，勿要來浪多說哉。」潘侯爺聽了，更加疑惑，叫住了金姐，不放他走。對沈二寶道：「你們究竟鬧的什麼鬼戲？快和我說個明白。」沈二寶道：「搭耐說勿關耐事，耐要問俚做捨。」潘侯爺聽了，沈二寶這樣的言詞，閃爍金姐又那般的形跡，可疑心上不覺有些不快，起來冷笑道：「就是不干我事，也要和我講個明白。」沈二寶把眉

頭一纏道耐格人。恰實梗格呀。倪勿搭耐說。自然有勿搭耐說格道理。來浪裏向耐慢慢交。看末就曉得哉。潘侯爺見沈二寶始終含糊的不肯和他講實話。不由得上生起氣來。睜着眼睛。看定沈二寶道。我不管什麼道理。不道理。今天一定要問個明白。你們做的事情。不用在我面前開鬼。我不在你們這裏走動。你們的事。與我不相干。如今我既然在你院中走動。你又要去尋別人的開心。還要把我當作小孩子一般。隨口哄騙。那是辦不到的。沈二寶聽了。不慌不忙。對着金姐說道。你篤聽聽。看阿要氣數。金姐也笑道。二小姐耐末也有點勿着勿落。潘大人要看末撥俚。看看末哉。碗爲恰要。瞞仔潘大人呀。說着便走過一步。把手中的一篇賬目。交在潘侯爺手中。道。潘大人。不要動氣。格個是二小姐格賬呀。耐請看末哉。潘侯爺接過來看時。見果然是一篇賬目。什麼房飯賬多少。傢生店多少。綢緞店多少。洋貨店銀樓多少。零零碎碎的一篇賬目。差不多也有三千多塊錢的樣兒。潘侯爺看了不懂。便問沈二寶道。這是你的賬麼。前天不是你和我講過。不欠別人的債麼。沈二寶聽了。呆着個臉。低頭不語。金姐接口說道。二小姐格兩年生意。勿局一逕虧空下來。格呀。不過二小姐勿肯搭耐說罷哉。潘侯爺聽了。想了一想。還沒有開口。金姐又道。說起二小姐格事體來。再要討氣也嚙撥。格

兩年格生意說末說勿好。到底還曉得過去。勿會去欠捨格債。吃着俚屋裏向一個娘。兩個阿哥。一個兄弟。四家頭四支老鎗。單是鴉片煙要三兩開外。一榻刮仔。才靠仔二小姐一幹仔。一年裏向格開銷。少說點也要一千幾百洋鈔。舊年加二勿對哉。捨格阿哥討家小兄弟做生意。七七八八。去脫仔三千外勢。耐想二小姐前兩年生意好點。還勿要緊。剛剛舊年仔格生意。只好做一個開銷。洛裏來實梗幾化洋鈔。實梗洛二小姐身上背仔三千多塊洋鈔。債。軋實說起來。俚自家一個銅鈔才勿曾用着。阿要作孽。金姐說到這裏。沈二寶抬起頭來。對他說。道。耐少說兩句。哉。呀。一面說着。兩只眼睛裏頭。水汪汪的。含着一胞珠淚。潘侯爺聽了。沈吟了一會。便又問金姐道。二寶既然有這許多虧空。爲什麼瞞着我不和我說。像這樣的事情。也算不得什麼大事。又爲什麼不早些和我商量。多了我拿不出來。三千五千的事情。也還算不了什麼。爲什麼有心要不叫我知道呢。金姐道。倪一逕搭二小姐說。叫俚搭耐。潘大人商量。潘大人勿在乎此格。二小姐勿肯呀。潘侯爺笑道。這是個什麼原故呢。說着。便回顧二寶。二寶斜倚在榻床上。把一只纖手托着香腮。低鬟斂袖的。只當不聽見的一般。潘侯爺又問一聲。二寶只不開口。金姐便含笑。道。倪搭耐。潘大人說仔罷。二小姐是勿肯說格。哉。二小姐格。

心浪總道仔。俚搭耐潘大人。軋實是真心。要好勿是捨格。假情假義。實梗洛。俚身浪。欠仔債。瞞仔耐。勿肯响起。曉得耐聽見仔格件事。體定規要撥俚。洋鈿教俚去還債。格俚要受仔耐格。洋鈿呢。好像是搭耐。勿是捨真心。要好不過是有心想耐。兩個銅錢罷哉。要定規勿受呢。唵怕耐潘大人。心浪要動氣。潘大人耐想。俚有仔實梗一個念頭。來裏心浪向自然。勿肯搭耐說哉。呀。這一席話說得來。圓轉非常。有情有理。直把個潘侯爺聽得好像醍醐灌頂。醇酒醉心。那心上的快活。一時間都說不出來。只微微含笑。把眼睛去看。着沈二寶。沈二寶也把眼光注在潘侯爺身上。好像有無限的深情流露出來。金姐又接着說道。故歇上海灘。浪格信人。大家才是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人。對仔客人。洛裏有捨真心。倪二小姐倒軋實。勿是格號人。嗒耐潘大人。勿曾來格辰光。二小姐一逕搭倪說起。說上海格客人。才靠勿住。只有耐潘大人。末氣魄。唵大脾氣。唵好。上海灘浪實頭。難得碰著格實梗洛格日子。二小姐肯留耐呀。勿然是洛裏有實梗容易格辰光。李寶珍李家裏放仔三千洋鈿。金姐說到這裏。沈二寶忽然霍的立起身來。紅著臉說道。耐未說說就要瞎三話四。越說越好聽哉。豪燥點去罷。勿要勿著勿落格瞎說。正是春滿迷香之洞。宋玉魂銷花飛。扶荔之宮。襄王夢斷。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假纏綿愛語穩痴人

眞懊惱芳心乖宿願

只說沈二寶推著金姐的背，叫他出去。金姐知道這個時候大功已成，便呵呵的笑著走了出去。潘侯爺見他走了，自然要和沈二寶親熱一番軟語，溫存柔情，婉轉那相愛的情愫，自然是十分熨貼，百倍纏綿，也不必去說他的了。到了明天，潘侯爺拿著一張四千塊錢的莊票，要給沈二寶還債，却婉婉的對他說道：「你不肯拿我的錢，自然是和我真心要好，但是這個裏頭也有一個分別。若是你不欠什麼債務，有心敲我的竹槓，問我要錢，自然對我不起。如今你委實欠了一身的債，我又不是沒有錢的人，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理應和你代還債項，算不得是敲我的竹槓。況且是我自家願意給你，又不是你問我索取的，你受了怕什麼？」沈二寶聽了，正顏厲色的說道：「潘大人，阿有處請耐照應點，倪勿要實梗倪欠別人家格銅鈿末等倪自家去想法子耐要搭倪還債末慢慢叫末哉故歇用勿著。潘侯爺見他說得這樣侃侃鑿鑿的，定不肯受心上更加欣服，暗想如今上海堂子裏頭居然也有這樣的人，便也正色問道：「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錢，究竟是個什麼道理？你倒要講給我聽聽，難道你賄我不起，所以不要受我的錢麼？」沈二寶把金蓮一頓道：「耐格人真正纏煞哉，倪要看耐勿起末也勿要捨脫仔幾。」

幾。化。化。客。人。獨。做。耐。一。幹。仔。哉。碗。潘。侯。爺。道。既。然。不。是。賄。我。不。起。爲。什。麼。不。肯。受。我。的。  
錢。沈。二。寶。呆。著。個。臉。不。肯。說。潘。侯。爺。再。三。追。問。方。才。嘆。一。口。氣。道。老。實。搭。耐。說。仔。罷。倪。  
格。做。耐。潘。大。人。勿。是。爲。捨。銅。鈔。也。勿。是。爲。捨。勢。利。格。辰。光。倪。搭。耐。剛。剛。碰。頭。心。浪。向。就。  
有。仔。耐。實。梗。一。個。人。一。逕。丟。耐。勿。脫。耐。吃。仔。一。檯。酒。一。逕。勿。來。倪。心。浪。未。牽。記。煞。面。孔。  
浪。未。說。勿。出。倪。碰。著。格。客。人。幾。幾。化。化。一。榻。刮。仔。才。勿。來。浪。倪。心。浪。獨。獨。看。見。仔。耐。像。  
煞。心。浪。有。一。種。說。勿。出。格。念。頭。總。歸。耐。說。一。句。閒。話。跑。一。步。路。倪。看。仔。總。歸。嚙。捨。勿。對。  
勁。格。個。裏。向。連。搭。仔。倪。自。家。也。說。勿。出。是。捨。格。講。究。直。到。仔。今。年。馬。路。浪。碰。著。仔。耐。承。  
耐。格。情。看。倪。得。起。搭。倪。也。蠻。要。好。別。人。家。看。仔。倪。兩。家。頭。總。說。嚙。捨。希。奇。洛。裏。曉。得。倪。  
心。浪。格。事。體。老。實。說。耐。要。倪。那。哼。只。要。耐。說。一。聲。倪。總。嚙。捨。勿。肯。故。歇。耐。曉。得。倪。欠。仔。  
虧。空。搭。倪。還。債。撥。別。人。家。看。起。來。好。像。倪。搭。耐。要。好。才。是。假。格。爲。仔。自。家。欠。仔。別。人。家。  
格。債。嚙。說。法。洛。有。心。騙。耐。搭。倪。要。好。叫。耐。搭。倪。還。債。耐。想。撥。俚。篤。一。說。倪。阿。要。難。爲。情。  
就。是。耐。自。家。心。浪。想。起。來。也。要。勿。相。信。格。呀。總。當。仔。倪。搭。金。姐。兩。家。頭。串。通。仔。調。耐。格。  
鎗。花。倪。就。生。仔。一。百。張。嘴。也。搭。耐。講。勿。明。白。碗。實。梗。洛。倪。情。願。自。家。去。想。法。子。勿。要。耐。  
搭。倪。還。捨。格。債。等。別。人。家。看。看。倪。到。底。阿。是。格。號。只。認。得。銅。鈔。勿。認。得。人。格。人。這。幾。句。



話兒真個說得來。恩上加恩。愛中添愛。潘侯爺聽了。不由得滿面添花的道。你的話雖然不錯。但是你現在欠着別人的債項。這是講不來的。我不知道也還罷了。我既然知道了。這件事情。那有不和你還的道理。若是你。一定不肯受。那就倒反不是真心和我要好。好像是假意撇清的了。沈二寶聽了。低着頭。沈吟一會。嘆一口氣。道。說起來。倪做仔生意。客人撥倪。洋鈿阿有。捨勿要。格道理。不過今朝。拿仔耐。格洋鈿。撥別人家說起來。總歸說是倪有心做仔圈套。敲耐。格竹槓。軋實倪。搭耐兩家頭。要好是樣式。樣對勁。仔格要好。勿是爲。捨洋鈿。勿洋鈿。故歇。實梗一來。像煞仔倪。想耐。格洋鈿。洛格外。巴結。軋實倪也。勿是。格號。勿要。面孔。格人。耐也。勿是。格號。碰碰上。當的。曲辮子。俚篤。洛裏。曉得。潘侯爺聽。沈二寶說。他不是。輕易。會上。當的。曲辮子。心上。更覺。合拍。便又對他說。道。你的話兒。都是。多慮。別人說。你不是。真心。和我。要好。只顧。憑他們。去說。就是了。只要我自己。心上。明白。別人的。講論。何必。再去。管他。如今。你的。真心。我也。知道的。了。若要。叫我看。着你。欠了一。身的。債。不來。和你。想個。法兒。非但。我心上。過不去。你。叫我的。面子上。也怎麼的。下。得去。你們。當。宿人。的人。若。真個。一個。錢。不要。又何必。要做。什麼。生意。沈二寶。正色。道。潘大人。耐。倒。勿要。實梗。說。倪。吃。仔。格。碗。把。勢。飯。做。客人。也有。幾。等。幾。樣。做。法。格。

呀。老。實。搭。耐。說。格。個。客。人。要。是。搭。倪。勿。對。勁。格。等。俚。去。多。用。脫。兩。個。銅。鈿。心。浪。像。煞。開。心。點。碰。着。仔。搭。倪。對。勁。格。客。人。像。煞。俚。多。用。仔。一。個。銅。鈿。倪。心。浪。總。歸。有。點。勿。舒。齊。勿。是。捨。吃。仔。把。勢。飯。就。拿。銅。鈿。買。得。動。格。買。倪。格。身。體。倒。嚙。捨。希。奇。要。買。倪。格。心。倒。勿。容。易。嗒。耐。總。當。仔。倪。做。倌。人。格。末。總。歸。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交。情。格。末。耐。真。正。看。錯。仔。人。哉。潘。侯。爺。聽。了。連。忙。走。過。來。對。着。沈。二。寶。打。了。一。恭。道。我。的。不。是。說。錯。了。一。句。話。兒。不。要。生。氣。沈。二。寶。忍。着。笑。別。轉。頭。去。道。勿。要。嗒。算。捨。格。樣。式。呀。潘。侯。爺。又。道。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錢。我。也。沒。有。別。的。法。兒。我。如。今。只。有。兩。條。道。路。憑。你。自。家。去。揀。你。若。是。不。願。意。我。在。你。院。中。走。動。你。就。不。要。受。我。的。錢。我。從。今。日。起。再。也。不。來。的。了。你。若。是。願。意。我。來。走。走。的。你。就。老。老。實。實。的。受。了。不。必。和。我。客。氣。沈。二。寶。聽。了。呆。了。一。回。方。才。說。道。格。末。真。正。也。叫。嚙。說。法。耐。說。到。仔。實。梗。閒。話。叫。倪。那。哼。再。好。勿。受。說。着。便。把。那。一。張。四。千。塊。錢。的。匯。票。接。了。過。來。對。着。潘。侯。爺。笑。道。謝。謝。耐。潘。侯。爺。也。笑。道。今。天。這。一。張。匯。票。我。不。知。費。了。許。多。的。氣。力。說。了。無。數。的。話。你。方。才。肯。賞。我。的。光。收。了。下。來。我。還。要。謝。謝。你。呢。沈。二。寶。也。微。微。一。笑。看。官。你。道。沈。二。寶。的。這。一。篇。反。撲。文。章。可。做。得。利。害。不。利。害。憑。你。潘。侯。爺。這。樣。的。精。明。漂。亮。也。不。因。不。由。的。一。頭。鑽。進。了。他。的。圈。套。一。時。間。那。裏。看。得。出。

來自此以後。不到三個月的工夫。沈二寶的虧空。都已經還得清清楚楚。頭上手上的首飾。金珠翡翠。辦得件件俱全。身上的衣服。更不必說。論起理來。這個沈二寶以前上了。妍戲子的這般惡當。幾乎落在賬房裏頭。跌到么二上去。幸虧想着了個潘侯爺。居然被他鉤上了手。做了他一個大大的救星。一節不到。差不多用了八九千塊錢。在他身上。在下做書的和他想起來。該應改悔。前非死心塌地的守着潘侯爺。才是那裏知道他飽暖思淫。清閒不慣。以前爲着妍戲子碰了這樣的一個大釘子。他却一些兒警忌的心。都沒有到了。如今虧空剛剛還掉。手裏頭纔多了幾個錢。不由得又想起那舊日的營生來。偷偷的瞞着潘侯爺。自己一個人到戲園裏頭去看戲。剛剛又是孽緣。天湊碰着了這個謝月亭。沈二寶自從一見謝月亭之後。便眠思夢想的。害了個聞聲對影的單相思。茶裏也是謝月亭。飯裏也是謝月亭。一天到晚。只把個謝月亭的形容。放在心上。車輪一般的旋轉。就是見了潘侯爺。也有些失神落智的樣兒。潘侯爺雖然有些覺得。只說他或者身體有什麼不爽快。方是這個樣兒。便問他爲什麼這般模樣。身體覺得怎麼樣。沈二寶隨口支吾了幾句。一心一意。只想著謝月亭一個人。想來想去。想不出個引他的法子。便硬着頭皮。在戲園門口候着謝月亭出來。一把拉住了他。

試他一試。雖然知道謝月亭的父親管束得十分嚴緊。却只說不見得一天到晚看守住了這個兒子。不分好歹。且去碰個機會再說。或者竟會成就了好事。也未可知。那裏知道偏偏運氣不好。遇見了謝雲奎。受了他一場搶白。回到公陽里院中。長吁短嘆的。好似失了心的一般。聽得大姐阿招叫他起來。他賭氣不答應。阿招一連叫了幾聲。發起急來。潘侯爺早已走上扶梯。沈二寶起先在公陽里的時候。本來是樓下房間。如今做了潘侯爺以後。便搬到樓上去。三間樓面。都是沈二寶一個人的。當下阿招見沈二寶睡着不肯起來。心上十分着急。只得高聲說道。潘大人要動氣格呀。這個時候。潘侯爺已經走進房來。見了沈二寶睡在那裏。竟不起身。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快。便對阿招說道。他起來不起來。憑他的便。你去叫他做什麼。沈二寶聽得潘侯爺發話。心上也有些志忑。便趁着阿招推他一骨碌坐起身來。故意嗔道。耐喚。啞。啞。啞。啞。潘大人來末。讓俚來末。哉。碗。俚。喚。勿是。捨。今。朝。頭。一。轉。來。格。生。客。要。耐。來。浪。發。捨。格。極。呀。說。着。便。回。過。頭。來。對。著。潘。侯。爺。說。道。耐。聽。聽。看。俚。篤。賽。過。來。浪。當。耐。生。客。阿。要。討。氣。潘。侯。爺。見。沈。二。寶。睡。著。不。理。他。只。說。他。有。心。怠。慢。正。要。發。作。聽。了。沈。二。寶。這。幾。句。話。兒。不。知。怎。樣。的。方。才。心。上。的。氣。不。知。走。到。那。裏。去。了。登。時。盛。氣。齊。平。一。言。不。發。歡。歡。喜。喜。的。和。沈。

二寶談了一回。方才就寢。這裏潘侯爺和沈二寶的事情。姑且按過。再講起那位從天津回來鄉試的章秋谷來。章秋谷自從在天津回來。回到新馬路自己家中。見了太夫人。和夫人並陳文仙等。自然大家甚是歡喜。這個時候。已是在七月十五之後。秋谷知道要回到常熟本籍。起了錄遺文書。再到南京去錄遺。是來不及的了。便去商約大臣陳蔭孫陳宮保那裏。求他起一套送考的咨文。這位陳宮保。本來和章秋谷是同鄉。又彼此都有了世誼。自然一口應允。隔了一天。果然就差一個差官。送了一件咨文過來。秋谷接了這口咨文。免不得又自己去陳宮保那裏道謝。陳宮保倒著實和秋谷談了一回。見秋谷口如懸河的滔滔不絕。不由得心中暗暗稱奇。秋谷謝過了陳宮保。正打算動身赴試。不想平空的有個岔子出來。正是相如善病。茂陵秋雨之宵。樊素多情。綺閣春風之夜。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一集卷之三

第九回

阻觀光無端嬰小極

喜同心着意護檀郎

且說章秋谷在家裏頭住了幾天。正要動身到南京去。不想平空的忽然害起病來。原來章秋谷素來怯熱。到了夏間。最愛吃那大菜館裏頭的冰忌瀟。只說這樣東西十分爽口。到了嘴裏。頭真個是涼沁心脾。寒凝齒頰。此那冰水浸的瓜菓。更覺得爽口些兒。在上海的時候。差不多天天要吃的。吃得多了。未免寒氣凝積在臟腑裏面。發洩不出來。到了秋天。一定要啾啾唧唧的害些小病。秋谷也不去管他。此番由天津回來。在船上的時候。天氣正是十分炎歊。秋谷晚間睡覺。把那官艙裏頭的玻璃窗。開得直直的。着實受了些海面上的風寒。到了上海。多吃了些冰忌瀟。他夫人和陳文仙那裏檀郎久別。鳳女多情。想來未免要接一接風。偏偏這一年。立秋很早。到了七月二十的那一天。便下了一場大雨。金風蕭瑟。枕簟生涼。把一天暑氣都趕得乾乾淨淨。章秋谷却就在這幾天之內。生起病來。二十二的那天晚上。章秋谷把書籍行李。都收拾得停停當當。預備着明晚下船。那裏知道到了二十三早上。章秋谷剛剛起身。便覺得身上有些不自在。眼花頭暈。立脚不定。章秋谷本來自己也懂些醫道。他太夫人的醫理。也狠有

些門路的。當下太夫人診了秋谷的脈。知道是發寒熱。便叫他在榻床上睡下。取了一條夾紗被。和他蓋在身上。直到夜間兩點多鐘。頭上的熱方才退清楚了。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章秋谷自覺身軀疲乏。吃了一碗稀飯。便也上床睡了。到了明天。章秋谷的寒熱又來了。比上一回却覺得重了些兒。他太夫人等他退熱之後。便和他商議。叫他南京不必去罷。就錯過了一場鄉試。下科再去就是了。也算不得什麼事情。依着章秋谷的性情。看着這個舉人進士的功名。本來原是有可有無的。所以在天津幾千里路的趕回家來。一定要去鄉試。原爲着這位太夫人期望甚深。不容不去。如今聽了太夫人這樣的和他商議。自己也覺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對着太夫人道。雖然錯過一科。沒有什麼。但是可以支持得來。還是去的爲是。明天只要這個勞什子的寒熱不來。立刻趕上船去。還趕得上學臺的錄遺。再遲就趕不上了。太夫人笑道。你就是明天好了。我也不放心。叫你一個人上路。你不要把我。也當作那班勢利齷齪的人。把功名富貴看得十分鄭重。在我心上。看起來。看着這個舉人進士。倒也是狠平淡的。不過你們章氏世代簪纓門承通德。不得不在這裏頭圖個出身。就是了。秋谷聽了。也笑道。既然母親決意如此。兒子一定不去就是了。太夫人又笑道。若是我一定要逼着你扶病出門。不要



說。別。的。只。你。這。兩。位。夫。人。只。怕。心。上。就。要。不。快。活。了。陳。文。仙。在。旁。聽。了。微。微。含。笑。也。不。作。聲。秋。谷。也。笑。道。這。個。他。們。怎。敢。說。着。太。夫。人。見。秋。谷。有。些。疲。乏。的。樣。兒。便。吩。付。了。陳。文。仙。幾。句。話。兒。叫。他。好。好。招。呼。自。己。便。回。房。去。了。那。裏。知。道。章。秋。谷。的。這。個。寒。熱。發。得。甚。是。蹊。蹺。吃。了。幾。服。藥。非。但。不。見。一。些。兒。功。効。倒。反。的。一。天。重。似。一。天。起。來。了。上。一。次。的。餘。熱。未。清。接。着。第。二。次。的。重。寒。又。至。到。了。後。來。竟。是。熱。得。發。狂。譫。語。起。來。只。把。一。個。章。秋。谷。的。夫。人。和。陳。文。仙。嚇。得。個。魄。散。魂。飛。六。神。無。主。只。說。這。樣。病。勢。是。有。些。尷。尬。的。了。兩。個。人。衣。不。解。帶。的。晝。夜。伏。伺。却。一。天。到。晚。的。愁。眉。淚。眼。着。急。非。常。還。是。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見。了。章。秋。谷。這。般。病。勢。雖。然。心。上。也。有。些。焦。燥。却。究。竟。在。脈。理。上。有。些。把。握。知。道。這。個。病。是。沒。有。性。命。之。憂。的。見。了。他。們。兩。個。人。急。到。這。般。模。樣。免。不。得。安。慰。一。番。叫。他。們。不。要。着。急。這。兩。個。人。聽。了。略。略。放。心。章。秋。谷。整。整。的。病。了。兩。個。禮。拜。方。才。寒。熱。來。得。輕。些。他。夫。人。和。陳。文。仙。兩。個。却。整。整。的。伏。伺。了。兩。個。禮。拜。這。兩。個。禮。拜。裏。頭。茶。飯。無。心。夢。魂。不。定。直。累。得。這。兩。個。人。花。容。憔悴。神。彩。疏。慵。這。一。天。章。秋。谷。睡。醒。熱。退。睜。開。眼。睛。在。床。上。四。圍。一。看。只。見。他。夫。人。坐。在。床。沿。上。拉。着。他。的。手。緊。緊。的。貼。身。坐。着。陳。文。仙。却。坐。在。裏。床。揹。着。一。隻。粉。團。一。般。的。拳。頭。輕。輕。的。和。他。拍。腿。見。秋。谷。睜。開。兩。眼。他。

夫人便連忙把手到他額上去試了一試。覺得餘熱已退。便問道：「你這個時候，心上覺得怎麼樣？」秋谷道：「這個時候，倒覺得很爽快。」他夫人便去倒了一杯溫涼可口的洋參茶來。秋谷覺得寒熱已經退了，便一谷碌在床上坐起。他夫人連忙要來扶他。秋谷搖頭不要接過洋參茶一飲而盡。陳文仙對着秋谷笑道：「你寒熱才退，再睡一回兒，養養精神也好。」秋谷道：「這個時候，我覺得精神很好，頭目清涼，坐一回兒不妨說着，便抬起頭來看了他們一會，覺得他夫人和陳文仙兩個人的臉上比以前瘦了好些，狠有些楚楚可憐的丰致。從前是紅襯桃花呈妙，醫如今却是六銖衣薄，掌上身輕了。秋谷知道自己寒熱來得利害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是通宵徹旦的伏伺，心上十分感激。却對他夫人和陳文仙笑道：「我害了十幾天的病，把你們兩個人都累壞了，多謝多謝。我心上感激得狠，他夫人聽了，握着他的手道：「阿彌陀佛，真正謝天謝地。如今巴得你漸漸的好起來，我們已經心滿意足了。你生了病，我們伏伺你，這是我們做婦女的分內的事情，那裏當得起你這般客氣？難道我們還用得着客氣麼？」說着不覺一笑。陳文仙也道：「如今你的病漸漸見輕，真是大家的運氣。那幾天寒熱來得最重的時候，昏迷不醒，連人都不認得，真是人都嚇得死的。我生長二十歲，還是第一次受着這般的。」

驚。嚇。如。今。我。們。雖。然。一。般。的。在。這。裏。伏。伺。你。心。上。却。是。十。分。寬。暢。比。不。得。那。幾。天。真。是。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替。又。替。你。不。來。吃。了。藥。下。去。人。沒。有。一。些。兒。效。驗。你。想。那。個。時。候。怎。樣。的。叫。人。不。要。着。急。如。今。幸。而。天。地。保。佑。祖。宗。靈。感。你。的。寒。熱。也。漸。漸。的。退。了。病。也。漸。漸。的。輕。了。我。們。心。上。的。一。塊。石。頭。也。落。了。地。了。至。於。你。爲。着。我。們。在。你。病。中。伏。侍。了。你。你。平。空。的。忽。然。和。我。們。客。氣。起。來。那。是。再。也。不。敢。當。的。只。要。你。以。後。處。處。自。家。保。重。身。體。不。要。叫。老。太。太。和。我。們。耽。驚。着。急。我。們。就。是。不。論。怎。麼。樣。心。上。也。是。高。興。的。辛。苦。些。兒。算。得。什。麼。說。着。也。是。橫。波。一。笑。目。光。澄。澄。的。看。着。秋。谷。好。像。要。說。什。麼。話。兒。却。又。沒。有。說。出。來。秋。谷。聽。了。陳。文。仙。的。這。一。席。話。兒。自。然。點。頭。道。是。他。夫。人。聽。了。也。不。由。得。連。連。點。頭。道。二。妹。的。話。兒。一。些。兒。都。不。錯。你。以。後。自。家。要。保。重。些。兒。才。是。原。來。秋。谷。的。這。位。夫。人。自。從。陳。文。仙。進。門。之。後。見。他。和。婉。非。常。溫。柔。有。禮。兩。下。談。論。起。來。竟。是。二。十。四。分。的。要。好。陳。文。仙。雖。然。不。敢。越。分。這。位。秋。谷。夫。人。却。早。已。和。他。姊。妹。稱。呼。的。了。當。下。章。秋。谷。聽。了。他。夫。人。的。話。也。不。開。口。只。把。頭。略。略。的。點。了。一。點。却。把。左。手。挽。了。他。夫。人。的。手。右。手。握。着。陳。文。仙。的。手。三。個。人。六。只。眼。睛。就。如。閃。電。流。光。的。一。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深。深。凝。睇。脈。脈。含。情。大。家。都。覺。得。有。無。限。的。深。恩。厚。愛。在。眼。光。中。間。流。露。出。

來。三個人無言相視了。一回秋谷覺得坐在床上不耐煩。便跨下床來。走了幾步。陳文仙恐怕他病後力弱。連忙拉着他的右手。緊緊的貼身扶着。他。章秋谷也覺得頭目森然。脚下無力。便隨意躺在榻床上。和他們兩個人講些閒話。一會兒太夫人走過來看他。見他精神甚好。也自歡喜。自此以後。章秋谷又在家裏頭一連養了半個月的病。方才精神復舊。二豎潛逃。這半個月裏頭。在家裏沒有事情。一天到晚。除了陪侍太夫人。講些閒話之外。成天的只和一妻一妾相對。喁喁對語。欸欸相偎。纖手扶搔。芳心熨貼。茗碗藥爐之畔。攪和着許多的粉暈脂痕。添香伴影之宵。平添出無限的幽歡密愛。章秋谷雖然是在家養病。却倒享受了許多的艷福。從此以後。章秋谷和妻妾的恩愛。平空的又添了幾分。到了中秋節後。章秋谷已經照常出門。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聽了秋谷病愈。便兩個人同着來看他。秋谷和他們談了一回。辛修甫和王小屏爲著他。錯過了鄉試。甚是替他可惜。修甫道。如今鄉試改了策論。你是向來留心古學的。一定可以有些把握。可惜你又偏偏的生起病來。王小屏也道。你這一場病。生得真是湊巧。早不生病。遲不生病。偏偏的正在那幾天錄遺的時候。生起病來。眼看着一個舉人。生生的送掉了。豈不可惜。秋谷笑道。承你們兩位這般關切。足見盛情。但是據我想起來。現

在的這般時局國勢。陸危前途黑暗。這個舉人就使中了。也沒有什麼道理。我的性情。你們是知道的本來不把功名不功名的事情放在心上。就是錯過了。也算不得什麼。辛修甫道。雖然如此。但是如今這般勢利卑鄙的時代。中個舉人。却要占無數的便宜。你也不要。把舉人看得這樣的一個大錢。不值。秋谷笑道。你們兩位都是舉人出身。我也不是。一定把舉人進士看得一文不值。但是。一個人的聲價。是從學問經濟上來的。一個人。只要有了真學問。真經濟。就不中舉人。進士。他的聲價。也不見得就會低些。那一班沒有學問的飯桶。就是中了舉人。進士。依然還是一個庸庸碌碌的飯桶。照這樣看起來。這個舉人。又何必一定要中他呢。正是高談驚座。春生舌本。之蓮往事如烟。腸斷秋娘之淚。不知以後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十回

發清言高論寄牢騷

訪桃源良朋聯伴侶

却說辛修甫和王小屏聽了章秋谷的話兒。辛修甫便又向他說道。你的話雖然不錯。無奈我們既然生在這般卑鄙齷齪的時代。大家都把這個舉人進士當作一件最寶貴的東西。這個舉人進士便也自然而然的做了讀書人。必不可少的物件。即如你具着這般雕龍繡虎的才華。又懷着這般治世長民的經濟功名的兩個字兒。自然不放

在你心上的了。但是你平日之間常常的對我們說大丈夫不能獨當一面。建節擁旄。便當爲節度參軍平章幕府庶幾雖然不握大權。還好借着這個機會做些事業。照你這般說起來。如今只要有個督撫大員來請你當個幕府。你是一定願意的了。但是如今的那班督撫也都是些以耳爲目不分黑白的人。若是放着個一竅不通的太史公。或者進士公在那裏再放着個才學兼優的。在這裏兩下比較起來。你看他還是願意聘請個有功名的太史公進士公。還是願意聘請個沒功名的你。你只要這般一想就知道這個舉人進士也不是當真沒用的廢物了。章秋谷聽了笑着說道。承你這般謬贊。把我說得這般的才學兼優。只怕你未免有些違心之論罷。王小屏道。我倒不是違心之論。只怕你倒有些拂意之談。如今閒話休提。你只說我的話兒究竟是不是。秋谷想了一想道。就大勢看起來。自然是你的話兒不錯。如今的那些督撫部院的大員都是庸庸碌碌的多。矯矯錚錚的少。但是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現在的大員裏頭也未始沒有愛才如命求賢若渴。和畢秋帆則徐尹繼善一般的。人不過我們沒有遇着就是了。大抵這樣的人自然的腹有經綸。胸藏韜略。秉天獨厚。得氣之清。和那班酒囊飯袋的督撫不同。所以他看起人來也能獨具隻眼。拔英雄於

未遇之時。識豪傑於窮途。會卑躬屈己。任賢使能。自然的就能功蓋國家。澤及百姓。這樣的人。我們當他的幕府。借着他的力量。自然好做些事業出來。若是那種瞎了眼。睛全無經濟的。督撫我們。就使在他的幕府裏頭。他也未見得肯聽我們的話兒。我們也未見得做得出什麼事業。像這樣的人。本來只認得翰林進士。那裏曉得什麼。叫做學問。什麼。叫做經濟。這樣的去取那裏有什麼聲華價值。我們躲著他。還恐怕來不及。那裏還肯去當他的幕府。王小屏和辛修甫聽了章秋谷的這番議論。心上十分嘆服。辛修甫便點一點頭道。你這番議論。真個痛快非常。但是你把那班酒囊飯袋。罵得未免過分了些。萬一給人聽見。傳到這一班寶貝的耳朵裏頭去。一定要把你當作個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你何苦去做這樣冤家呢。以後我勸你。還是收斂些兒。不要這般的冲牆倒壁。無故罵人。這才是個明哲保身的道理。秋谷聽了修甫這幾句勸他的話兒。覺得心上悚然一動。對着修甫拱一拱手道。你勸我的說話。真是金玉之言。我以後自當謹慎。但是我方才的話兒。原是憑空發論的。並不是有心罵人。況且我也不是把他們那班做大員的人。一筆抹倒。把他們看得沒有一個好人。也不過隨口說說罷了。多謝良言。永當銘佩。王小屏聽了。接口笑道。你向來是個狠豪爽的人。怎麼如今似

變了一個人的一般。文縷縷的這般客氣。這是什麼道理。章秋谷聽了。不覺也有些好笑起來。正要開口。王小屏又對他說道。閒話少說。你可知道我們今天到你這裏來。是爲着什麼事情。秋谷道。你們兩位大概是聽說我近來在家養病。所以跑到這裏來看我一下。想要和我談談。可不是。辛修甫道。我們今天的跑到你這裏來。雖然也可以算得是爲着問病來的。却究竟不是我們心上的事情。你在上海多年。你可知道有個臥雲閣在什麼地方。秋谷聽了。不知道他們心上一件怎麼的事兒。更兼滿肚子裏想不出這個臥雲閣。是個什麼店號。沈吟了一會道。這個臥雲閣。我寔在肚子裏頭想不起來。你要問這個臥雲閣做什麼。王小屏笑道。你這個人。豈有此理。怎麼記憶力竟是這般不濟。去年十二月裏頭的事情。難道就當真忘了不成。秋谷聽了。兜的把這件事兒提上心來。方才恍然大悟。看官。你道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情。原來章秋谷去年十二月。在一枝香遇着一個少婦。看他的年紀。却差不多已經有二十八九歲的樣兒。却生得身段玲瓏。丰姿活潑。那一雙俊眼。炯炯燦燦的波光。飛舞流動。非常好似那兩丸水銀。一汪秋水。覺得別有一種飛揚流麗的丰神。秋谷看了他一眼。不覺心中一動。暗想這個人。雖然年紀大些。身段却着寔不差。想着。便不由得回過頭去。再看一眼。那



少婦正從扶梯上緩緩的走上樓來。忽見第八號門內立着一個二十上下的美少年。細腰窄背。白面朱唇。氣概軒昂。儀容俊偉。端端正正的和。他打了一個照面。那少婦見了心上也不覺跳了一跳。把頭一低。走了過去。心上暗想。這是個什麼人。覺得眼睛裏頭。從沒有見過這般人物。心上這般想着。便也不因。不由的回過頭來。剛剛的。又和秋谷打了一個照面。兩下的眼光一對。那少婦不覺面上一紅。急急的別轉頭去。走到第十一號房間門口。又回頭。飄了一個眼風。便輕輕移蓮步。走了進去。章秋谷看了心上。有些兒搖動。便也跟着他走到第十一號房間門外。有意無意的立定了脚。往裏一張。只見那少婦同着一個滑頭滑腦的少年男子。並肩促膝的坐在一處。正在那裏交頭接耳的。不知說些什麼。秋谷見了。心上暗暗的好笑。知道他們兩個人。也不是什麼好勾當。便趁着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看見。連忙縮了回去。回到房內。正見侍者拿着一瓶克里沙進來。秋谷便問他十一號裏頭的那個少婦。你認得不認得。侍者笑道。這個人就是大馬路聚賢坊臥雲閣的女東家。上海租界上。很有名的一個私貨。怎麼章老爺倒不認得。秋谷聽了。方才知道就是臥雲閣烟燈的女東家。以前也聽見別人說過。有這樣的一個人。暗想這個人倒狠不差。看着他這樣的身段。圓融秋波。宛轉他一定是。

風情旖旎格調溫存。幾時倒要去賞識賞識他。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風味隔了一天。章秋谷便想要到臥雲閣去。請教請教這位女東家。便邀着辛修甫王小屏呂仰正四個人一起同去。到了臥雲閣門口。只見是個兩樓兩底的住房格式。下面兩間。橫七豎八的鋪着幾張烟榻。許多短衣窄袖的人。橫在榻上吸烟。吸得烟霧騰騰的。章秋谷和辛修甫等看了這般模樣。如何坐得下去。正想回身走出。只見屏門背後。走出一個少婦。把他們幾個人。看了一眼。就滿面堆笑。來口中打着一口絕圓的蘇州白道。偈篤幾位阿是來吃烟。問搭地方。齷齪格阿要到樓浪去罷。章秋谷一眼看去。果然就是昨日在一枝香相遇的人。聽得請他們到樓上去。便對着衆人把手招招。跟着那少婦一同走上樓去。那少婦高高興興的。在前引導。走到樓上。也是一並兩間。那少婦同着秋谷。竟走到自己臥房裏去。秋谷等舉眼看時。見一房間都是紅木器具。鋪設得狠是整齊。靠窗一張紅木烟榻。明晃晃的點着一盞烟燈。那少婦請他們坐下。叫一個小大姐。倒上四杯茶來。自己又拿出一付烟具來。擺在大床上。點好了燈。對着秋谷笑道。請靠歇吃筒烟。哩。秋谷搖手道。我們都不吃烟的。你不用讓我們自己請罷。那少婦對着秋谷把嘴唇動了一動。道。倪也勿吃格呀。說着。便問四個人尊姓。秋谷一一和他說。

了。不免也問問他的來歷。那少婦也一一和他們說了一遍。原來這個少婦本來是常  
熟人。娘家姓尹。是個江蘇候補道的姨太太。後來男人死了。大太太分了幾千銀子給  
他。把他打發出來。如今沒奈何。只得在這裏開個煙燈。暫圖餬口。正是多情楊柳。誰憐  
昔日之腰。薄命桃花。莫問東流之水。不知以後如何。請待下回交代。

### 第十一回

證心期三生傳慧業

聽眉語一晌醉風情

且說那位臥雲閣的女東家。把自己的出身來歷。約略和章秋谷等講了一遍。說到那  
身世飄零之處。不由得有些悽楚起來。低着頭。嘆一口氣。章秋谷便走過去。握着他的  
手。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喝一聲。采道。好得狠。真是個絕代佳人。將來不知道那一個  
人有福消受你。這樣的一個人呢。那女東家聽了。臉上一紅。道。倪是老太婆。哉。捨格好  
呀。說着。却把章秋谷的手緊緊的握了。一握。笑盈盈的飛了一個眼。風秋谷也還飛了  
他一眼。正在有些意。越神飛之際。忽然聽得樓下人聲鼎沸起來。許多人的聲氣鬧成  
一片。章秋谷和辛修甫等都吃了一驚。大家立起身來。問樓下什麼事情。那女東按住了  
章秋谷道。俚罵格排流氓坯。一逕是寔梗格。嘸捨事體。倍篤坐末哉。秋谷聽了。把眉頭  
縐了一縐。正要開口。忽然又聽得樓下的那幾個人。大嚷大笑的在那裏講話。講的話

兒一句句的聽得十分清楚。只聽得一個人笑着說道：「今天老二找着了主顧。這個老鎗的身段却着寔的不差。今天晚上有廣東貨吃了說罷。大家都拍手打腳的哈哈大笑。鬧得個鴉飛雀亂。煙起塵喧。這個女東家聽了這幾句話兒。不由得臉上一陣陣的紅起來。含羞帶笑的對着章秋谷說道：「耐聽聽看。格排殺千刀。阿要面孔隨便捨格閒話。總歸說得出格。章秋谷的性情本來最恨的喧囂煩嚷。最喜的沈靜清閒。方才進門的時候。看着那些吃煙的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流氓。連一個規規矩矩的人都沒有。在裏頭。就有不願意進去的意思。却被這位女東家自己走出來。把他們邀上樓去。章秋谷雖然跟着他一同上去。心上却暗暗想道：「這個地方。那班來的人。未免太龐雜了些。不是我們可以常常來的。如今聽得樓下喧擾到這步田地。那裏還坐得住。便急急的立起身來要走。那女東家一把拉住了。秋谷的衣服再也不放。只問他爲什麼要去。章秋谷對着他把頭搖了一搖。也不說別的。只說我們有要緊事情去了。改日再來。那女東家聽了。明知道是爲着方才樓下喧鬧的緣故。所以急着要去。心上十分不舍。便低低的對秋谷道：「耐阿是嫌比倪搭地方齷齪。坐才勿肯坐歇倪。要搬場哉呀。搬仔場蠻清爽。嗚撥捨別人來耐要來格。噯勿然末倪一淘吃大菜去。阿好秋谷聽了。知道他

有心俯就。便去他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那女東家呆了。呆道。格末耐幾時。有工夫呀。秋谷道。明後天有空。就來那女東家。又拉着秋谷道。耐勿要騙倪呀。耐騙仔。倪是倪。勿來格。秋谷道。這個自然。那有哄你的道理。辛修甫見了。微笑不語。王小屏見了。便哈哈的笑起來。對著章秋谷扮個鬼臉道。你弔膀子的本領。著寔不差。我們和你在一起。弔膀子總弔你。不過這是個什麼緣故。那女東家聽了。把頭一扭道。捨格弔膀子。勿弔膀子。倪才勿懂。格王小屏笑道。你懂也罷。不懂也罷。停幾天。你們兩個人做成了交易。看你再說不。懂那女東家聽了。著寔的有些不好意思。要說什麼。却又沒有什麼說的。只得別轉頭去。洋洋的笑道。倪一場刮仔才勿曉得。耐去瞎三話四。勿關倪事。王小屏正還要和他取笑。章秋谷連忙對他搖一搖頭道。算了。算了。我勸你少說幾句罷。王小屏笑道。阿唷。你們大家看看。剛剛弔膀子弔得有些意思。就這般舍命相幫。我也勸你將就些兒罷。說得大家都哈哈一笑。章秋谷道。你要和他鬧俏皮。講笑話。聽你一個人坐在這裏。慢慢的鬧你的就是了。我們却沒有工夫奉陪。要先走一步了。王小屏把舌頭一伸道。那還了得。這個人已經是你的禁巒。我就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挨他一下。萬一個你和我吃起醋來。你的氣力又大。拳棒又精。我區區雞肋那裏當得起你的尊。

拳給你一拳打死了。叫我到那裏去。叫冤這幾句話兒。說得連那女東家也笑起來。章秋谷笑道。這個時候。我也沒有工夫和你鬥口。說着。便走過去。一把拉着王小屏的手。往下便走。好似提着個小雞一般。王小屏連連叫道。我走我走。你不要動手。秋谷聽了。方才放手。大家走下扶梯。那女東家竟送下樓來。直送到屏門外面。方才回去。到了明天。章秋谷把這件事兒。不知道忘到什麼地方去了。竟從此沒有去過。也從此沒有見過這個人。如今聽得王小屏提起去年的舊事。心上方才想起這個人來。便也笑道。怎麼我如今的記憶力。竟弱到這般田地。竟把這件事兒。遺忘得個乾乾淨淨。不是你們提起。我那裏還想得出來。但是這個人。我自去年直到如今。一逕沒有見過他的面。可不知道他這個時候。還在大馬路不在大馬路。王小屏道。老寔對你講了罷。我和修甫昨日兩點鐘到南誠信去。找個朋友恰恰的。就遇見了他。我和修甫和他只見過一面。模模糊糊的一時記不起來。他却不知怎樣的。一見了我們兩個。就認得我們是和你一起的人。我們倒和他談了半天。他說如今搬到法馬路去了。再三再四的和我們說。要請你去一躡。今天下午四點鐘。他在南誠信老等等候我們去了。大家一同到他那裏去。在我們面前。說了許多好話。一定要我們和你同去。說是有什麼緊要的話兒。要

和你說。我和修甫倒一口答應了他。講明今天和你一同到南誠信去。所以我們兩個人。特他前來。奉邀同去。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有三點多鐘。我們就此起馬。何如。秋谷忽然笑道。我倒忘了。還沒有和你們賀喜。辛修甫和王小屏都愕然不解道。我們有什麼喜事。要你賀喜。秋谷笑道。你們兩個新做了臥雲閣女東家。那裏的相幫頭銜。新晉封號。榮加堂堂的二品封典。松翎綠頂。榮耀非常。怎麼不要和你們賀喜呢。這幾句話。把辛修甫和王小屏說得都狂笑起來。王小屏笑着說道。你這個人。委實的。可惡。我們辛辛苦苦的和。你帶了一個信。不指望你的。酬謝。罷了。倒反要取笑我們。把我們當做。燒湯。烏龜。天下。那有這般情理。章秋谷笑道。你們既沒有當他的相幫。爲什麼要拚命的。和他拉客人。這叫做箭在絃上。不得不發。修甫微微一笑。對着秋谷道。我們已經來了多時。罵也給你罵了。取笑也給你取笑了。我們就算是個相幫。來請你這個客人的。就請你和我們一同去罷。秋谷慢慢的笑道。這幾句話兒。不過大家打個哈哈罷了。也不是安心要罵你們。王小屏連忙攔住他道。走罷。走罷。不用講閒話了。秋谷故意問道。走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屏聽了。嘆道。你不用裝糊塗。裝糊塗也不中用。秋谷笑道。我不是裝糊塗。委實這幾天。還不能出門。只好改天再奉陪你們的了。王小屏道。你要說謊。

也不是這般說法的。你說這幾天不能出門。昨天晚上在陸麗媚那裏吃晚飯的。是那一。個。秋。谷。笑。道。昨。天。覺。得。精。神。好。些。所。以。到。麗。媚。那。裏。去。坐。一。回。兒。今。天。忽。然。又。覺。得。精。神。不。濟。起。來。所。以。不。能。出。門。這。個。算。不。得。說。謊。王。小。屏。聽。了。一。時。說。不。出。什。麼。來。只。得。說。道。我。們。昨。天。已。經。一。口。應。許。了。他。一。定。和。你。同。去。今。天。無。論。如。何。也。要。委。屈。你。些。同。去。一。蹶。的。了。秋。谷。聽。了。便。立。起。身。來。對。着。王。小。屏。打。了。一。拱。道。對。不。起。我。今。天。當。真。不。能。出。去。先。給。你。陪。個。禮。兒。好。不。好。王。小。屏。聽。了。不。由。得。心。上。有。些。着。急。起。來。道。你。的。去。不。去。不。干。我。事。但。是。我。昨。天。在。他。面。前。拍。着。胸。脯。一。力。擔。承。的。今。天。你。不。肯。去。好。像。面。上。有。些。不。好。看。更。兼。他。和。我。當。面。說。明。只。要。把。你。同。到。南。誠。信。去。便。重。重。的。送。我。一。分。酬。儀。如。今。你。不。去。連。我。的。酬。儀。都。不。得。到。手。了。這。便。怎。麼。樣。呢。秋。谷。聽。了。一。笑。也。不。開。口。辛。修。甫。對。着。王。小。屏。笑。道。怎。麼。你。這。樣。的。一。個。人。也。忽。然。糊。塗。起。來。這。樣。就。口。饅。頭。的。事。情。他。那。裏。肯。不。去。不。過。口。中。說。說。罷。了。王。小。屏。聽。了。恍。然。大。悟。也。笑。道。我。只。爲。急。於。要。得。他。的。謝。儀。就。連。這。件。事。情。的。利。輕。利。重。都。忘。了。這。件。事。情。在。他。身。上。是。大。有。便。宜。的。我。不。過。想。得。些。表。面。上。的。利。益。就。是。了。只。想。着。自。己。身。上。的。便。宜。却。忘。了。別。人。身。上。的。利。益。這。樣。一。件。小。小。的。事。情。尚。且。如。此。怪。不。得。如。今。的。那。班。飯。桶。辦。起。公。事。來。



只知道一味的拚命要錢。却不顧以後的許多禍患。利令智昏。古人的說話果然不錯。秋谷笑道。講講閒話。忽然發出這樣的。大議論來。足見你是個古。文家。講的話兒都是胎息。史漢的。王小屏不覺笑道。算了罷。不用俏皮了。你要是去的。我們就一同去。你若是不去。我們就對不起。要少陪了。秋谷不語。却把桌子上的電鈴一按。噶啾啾的响了一陣。門簾起處。便走進一個家人來。秋谷叫他去取件夾紗馬褂出來。辛修甫便向王小屏道。何如。我就知道他不肯不去的。秋谷微笑不語。一會兒馬褂取了出來。三個人一同出門。各人坐上包車。不到一刻。早已到了法大馬路南誠信門外。原來這個南誠信。是個絕大的廣膏烟燈。却是個住家野雞的總會。上海的那班野雞妓女。只有那些住家野雞裏頭。着寔有幾個出色的。大馬路長裕里裏頭的。已經差了好些。那些在四馬路拉客人的野雞妓女。都是些下等的別脚貨。所以上海那班愛打野雞的人。略略上等些的。都是到南誠信去。細細的物色。那班住家野雞。每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那些野雞妓女。便接踵而來。老的少的。妍的媸的。似海灘上晒蚌蛤的一般。擠得個層層疊疊。章秋谷等來的時候。正是那班野雞妓女上市。章秋谷剛剛走到第二層樓上。早見迎面走過一個三十多歲的麗人來。正是絳唇珠袖。十年烟月之狂。泥玉焚蘭。一覺

風塵之夢。不知以後何如。且待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賦皇華小星隨使節 開綺席大尉遇佳人

且說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走到南誠信第二層樓上。驀然見一個三十多歲的麗人。從斜刺裏慢慢的走過來。秋谷遠遠的。看着。只說就是那位臥雲閣的東家。緊着搶過幾步。想要和他說話。那裏知道走到面前。兩下的眼風。剛剛碰了一個針鋒相對。那麗人見了秋谷。秋波一定好像要和他說話的一般。秋谷見了不覺呆了一呆。原來不是那位臥雲閣的東家。別是一個嫵嫵婷婷的少婦。只見他身上穿着一件湖色熟羅夾袄。下着元色縐紗夾褲。內家結束。雅淡梳粧。盈盈寶鬢。紅酣春曉之花。淺淺蛾眉。黛畫初三之月。纖腰約素。蓮步凌波。大大方方的走過來。沒有一些兒小家子的氣派。覺得另有一種雍容華貴的丰神。竟像個大家眷屬一般。却是縐着個眉頭。垂着個眼睛。無精打彩的好像狠有心事的樣兒。秋谷和他擦肩走過。細細的打量一回。心中暗想。這個人怎麼這般面熟。看他這個樣兒。一定心上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紅顏薄命。從古以來。都是如此。正在這個時候。早見那麗人忽然回轉身來。搶行幾步。把章秋谷等幾個人。着着寔寔的看了幾眼。忽然對着辛修甫說道。阿呀。辛老爺。晚多時勿見寔頭。勿

認得哉。辛修甫也猛然想起道。你是北京的賽金花。聽說你吃了官事回到蘇州去了。怎麼會到這個地方來。賽金花聽了。嘆一口氣道。倪格事體。一時說勿盡幾化。故歇就來浪格搭小房間裏向坐歇。等倪慢慢裏搭耐說。辛修甫聽了。點一點頭。便同着賽金花。走到左首一間房內。大家坐下。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方才也想起這個北京城中。香名鼎鼎的賽金花來。便笑着對他說道。你認得我不認得。賽金花看了秋谷一眼。道。面熟是面熟。煞想倒想勿出。秋谷笑道。四年之前。你在天津東天保的時候。我在那裏碰過一場。和今年六月裏頭。你還沒有開那銀翠的事兒以前。我同着一個姓姚的到你那裏去過一次。只怕你貴人多忘事。記不得我這樣一個人的了。賽金花聽了。又抬起眼睛來。看了秋谷一眼。忽然面上。一紅。道。劃一耐是章二少。晚六月裏向耐來仔一埭。一逕勿來倪末倒。一逕心浪牽。記煞。章秋谷笑道。多謝多謝。不敢當。王小屏在旁看了格的一笑。賽金花乖覺。連忙說道。耐也是一逕照應倪格。老客人。生來該應牽記格。晚捨格。客氣得來。說到這裏。便又回過頭來。向辛修甫道。說起倪格事體來。格末真正叫作業。賽金花說到這裏。章秋谷叉口說道。我自從七月出京以後。在天津聽得你遇了官事。後來又聽得人說你回到蘇州去了。這個裏頭。究竟怎樣的一回事情。你

何不講給我們大家聽聽。賽金花聽了，便把自己的事情約略說了一遍。看官，你道這個賽金花究竟是什麼人。原來這個賽金花就是那以前的狀元夫人傅鈺蓮中間的。江南名妓曹夢蘭。後來的議和大臣賽二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裏頭，狠有些兒係屬的。那傅鈺蓮的歷史，有一部孽海花的小說裏頭，已經敷叙得明明白白。把那位狀元公改了個名字，叫金雯青。把傅鈺蓮改了個名字，叫傅彩雲。後來這位狀元公死了。這傅鈺蓮正是水葱兒一般。水也搯得出的人。那裏守得住。那位狀元公的太太也。知道他萬不是個守節的人。便給了他幾千銀子，好好的打發他出去。傅鈺蓮自從出來之後，便改了個名字，叫曹夢蘭。到上海去重做生意。批把花下，倒也車馬如雲，並不寂寞。這個傅鈺蓮本來是個色藝雙絕的名妓。做起生意來，自然十分順手。一班客人知道他是那位殿撰公的姨太太。大家都還趕着他，叫狀元夫人。這狀元夫人曹夢蘭的聲名，便又大噪起來。過了幾年，曹夢蘭的年紀漸漸的大起來。生意却漸漸的退起來。曹夢蘭心中着急。聽得人說天津地方的生意，狠是做好。便又改了個名字，叫賽金花。到天津去做了幾年。果然香名大噪。着寔多了幾個錢。便買了幾個討人。到京城裏頭開了一家堂子。賽金花便做起本家來。那一年聯軍進京。德國的華德生是個聯軍總統。

賽金花聽了這個華德生的名字。猛然想起以前的事情來。原來傅鈺蓮跟着那位殿撰公出使德國的時候。華德生還是個陸軍大尉。在跳舞會裏頭見了傅鈺蓮。覺得眼睛裏頭從沒有見過這樣的麗人。心上十分羨慕。傅鈺蓮看着華德生也覺得有些心動。你愛我的英姿。颯爽。我愛你的倩影。娉婷。四目偷窺。兩心互印。早已種下了一個相思種子。在兩個人的心裏頭。華德生看了一回。想要和鈺蓮講話。無奈歐洲各國的禮法。男子見了女子。若沒有相識的人介紹。是不能冒昧自薦的。華德生徘徊了一會。恰遇着一個外務部的朋友。和傅鈺蓮素來相識。華德生大喜。便托他做了介紹。和傅鈺蓮執手相見。傅鈺蓮的德語。本來是狠好的。兩下殷殷勤勤的談了一回。脈脈深情。盈盈遙愴。眼波互證。心事交期。兩個人雖然不說什麼。心上恰都存着一個偷香竊玉的心期。送雨推雲的襟緒。從此以後。華德生便常常的和傅鈺蓮來往。傅鈺蓮也往華德生厲裏頭去了好幾次。至於他們兩個人。究竟有無曖昧的事情。在下做書的恰沒有調查確寔。又沒有自家眼見。不敢一定說是怎麼樣。只好付之缺如。作個疑案的了。只說傅鈺蓮自從回了中國之後。和華德生兩個人。一個人在亞洲之東。一個在歐洲之北。波濤萬里。蕭艾三秋。床空翡翠之衾。枕冷鴛鴦之夢。繡幃鎖夜。寶鴨無溫。未免覺

得十分惆悵。起先的時候。兩下還常有書信往來。直到那位殿撰公。天上修文。傅鈺蓮風塵再墮。兩下方才絕了音信。如今聽得聯軍的總統是華德生。不覺得舊夢重溫。餘情復續。却還怕這個華德生不是自己的意中人。便寫了一封德文信。去給這位聯軍總統。問他是不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在德國京城曾任陸軍大尉的華德生。下面註了個傅鈺蓮的德文名字。想個法兒。叫人送去。這一封信去不多時。早見四個德國馬兵。牽着一匹空馬。拿着一封華德生的回信。來給賽金花看了。那信上無非歷叙如何如何的想念。怎樣怎樣的相思。如今得了他的消息。又怎樣怎樣的喜慰。請他立刻就到行營相見。賽金花看了來信。知道這個聯軍總統。果然就是自己的意中人。華德生心上自然歡喜。更喜他事隔多年。地位又彼此大相懸絕。從前在德國相見的時候。一個是堂堂的公使夫人。一個是小小的陸軍武弁。兩下比較起來。還覺得傅鈺蓮的地位勝些。如今隔了多年。華德生已經陞了陸軍大將。此番奉命專征。又是各國公舉的聯軍總統。威權赫奕。勢位非常。更兼掌着全軍的生殺大權。一個北京城都在他掌握之內。就是我們中國的大皇帝到了這個兵敗勢危的時候。也要讓他三分。這個賽金花恰是麗質埋塵。紅顏薄命。飄茵墮溷。轉徙流離。淒涼金谷之花。寂寞章台之柳。年華

老大憔悴堪憐。和華德生兩個比較起來。一個是當年的公使夫人。如今恰做了風塵娼女。一個是當日的陸軍大尉。如今恰陞了閩外元戎。真個是貴賤懸殊。雲泥分隔。賽金花雖然寫了這一封信。心上却也慮着他未見得還記得我這樣的一個人。那裏知道華德生回了一封信來。信裏頭說了許多情話。說得個纏綿宛轉。眷念非常。並且還派了四名馬兵。牽着一匹空馬。要請賽金花立刻就去。賽金花自然喜出望外。便連忙重施脂粉。再挽雲鬢。換了一身衣服。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千般旖旎。萬種風流。雖然年紀大些。却還着實看得過去。賽金花本來原會騎馬。便上了馬。按轡徐行。一直進了內城。從午門進去。只見龍樓如故。鳳閣依然。日射昭陽。花飛御苑。依舊還是舊日的規模。只不見一個內官宮女。眼睛裏頭看見的。都是些異言異服的洋兵。賽金花看了。不覺也動了些愛國的熱心。心上十分感慨。一面看着。不覺已經到了正大光明殿側首的南書房。華德生滿面笑容的搶步相迎。兩個人緊緊的拉着手。握了一握。相攜坐下。賽金花看那華德生時。只見比以前雄壯了好些。氣概堂堂。威風凜凜。深目隆準。火色鳶肩。胸前佩帶着許多的寶星。爛爛燦燦的光華。飛舞耀得人眼睛都睜不開來。賽金花便對着他嫣然笑道。恭喜你立功萬里。總統諸軍地球上的人。那一個不知道你是個

絕。世。的。英。雄。過。人。的。豪。傑。我。們。自。從。那。一。次。在。德。國。公。園。別。後。只。道。今。生。今。世。再。見。不。着。你。的。了。不。想。天。緣。湊。合。居。然。彼。此。相。逢。真。是。再。也。想。不。到。的。說。着。不。覺。眼。圈。兒。一。紅。低。下。頭。去。華。德。生。見。賽。金。花。和。自。己。隔。絕。多。年。依。然。的。華。彩。照。人。丰。姿。替。月。眉。灣。淺。黛。頰。暈。深。紅。覺。得。他。走。到。面。前。好。似。一。盞。絕。大。的。電。燈。一。般。耀。得。眼。光。霍。霍。的。一。時。捉。摸。不。定。正。是。蕭。郎。久。別。鶯。花。南。國。之。思。倩。女。離。魂。烟。雨。西。方。之。夢。不。知。華。德。生。說。些。什。麼。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一集卷四

第十三回

慰離悰傾心結幽縈

上手本屈膝拜紅裙

且說華德生見了賽金花。心上十分高興。緊緊的握着賽金花的手。對他說道。我們一別十數年。不意又在此間相遇。且喜你丰姿不改。顏色依然。我們兩個人的這番相見。雖然是天緣湊合。却也全虧了你們中國的那班團匪鬧出事來。我們兩個人方才得有這般歡聚。論起來。還是這班團匪的功勞。說着。不覺拈着鬚子哈哈大笑。賽金花聽了。也笑起來。兩個人訴了一回別後的相思。說了一番多年的離緒。華德生便把自己的事情。怎樣的和內閣大臣的女兒結婚。怎樣的推升陸軍大將。怎樣的奉詔東征。約略說了一遍。賽金花也把自己夫死復出。重落風塵的事情。一字不瞞。告訴了華德生。一遍。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十餘年不見。你却十分得意。官居大將。名動全球。我就弄得這般模樣。萍飄蓬轉。重入火坑。將來還不知作何歸結。想起那以前的事情。來。真個是追想當年。不堪回首。說到這裏。不覺天良激發。打動了他的心事。一陣心酸。撲簌簌的流下淚來。華德生見賽金花忽然下淚。連忙攜着他的手。切切的安慰他。道。你不必這般傷感。我們故人相見。正該大家歡喜。才是。怎麼倒傷心起來。你心上有什麼不遂意。

的事情只顧和我講就是了。只要我辦得到的。無不和你盡力說着。便取出素巾。和他拭淚。不想這個時候。養金花當真的把自家的心事提了。起來想着自家年紀已經將近中年。婪尾花殘。荼靡香老。春光零落。前路蒼茫。終究不是個了局。將來自己的這個身體。都不知怎樣的一個歸結。想着那以前的錦繡繁華。看着這現在的風塵淪落。心上已經酸酸的要流下淚來。更兼想着以前那位殿撰公。沒有死的時候。待自己也着實不差。偏偏的要這般拚命的混鬧。想起來。委實有些對他不起。想到這裏。不由得天良萌現。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華德生見養金花竟哭起來。心上十分難過。連忙拉着他的手。低低的勸慰一番。養金花觸動了真傷心。一時那裏勸得住。華德生雖然是個一刀一鎗的馬上英雄。到了這個時候。也被他哭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起來呆呆的。看着他。看了一回。無可勸解。只得附着養金花的耳朵。說了無數柔情軟意的話。兒央懇他不要再哭。養金花見他這樣。婉婉轉轉的殷勤相勸。覺得自己吃了半世的把勢。飯相識的。客人也不知多少。從沒有遇着這樣一個溫柔貼的人。就是那位狀元公。看待自己。雖然狠好。也沒有這樣的真心體貼。心上覺得感激非常。便拉着華德生的手。委委曲曲的淚流不止。華德生看了。知道他拉着自己的手。向他流淚。是感激他的。

意思不知怎樣的。也有些酸鼻起來。深深歎歎的。慰藉了一番。賽金花方才拭淚回歎。歎悲作喜。這一夜賽金花自然是不回去的了。十年契闊一晌溫柔。一個是南國佳人。風情無限。一個是歐洲名將華彩。非常玉漏宵沈。鳳城夜永。枕上之雲鬢斜墮。暗中之芳澤微聞。春融紅玉之酥。露漬胭脂之汁。羅幃私語。聲聲之小鳳頻呼。玉體橫陳。惜惜之檀郎欲醉。這一夜的情形自然和別人的情景不同。到了明天華德生和賽金花說中國派了議和。大臣洪理章前來議和。剛剛營裏頭沒有精通中國文字的繙譯。妥請賽金花當個繙譯的文案。賽金花覺得有趣。便一口應允。從此以後華德生和賽金花十分相得。一切事情都和賽金花商量。賽金花心中暗想。我雖然是個妓女。却究竟是個中國人。遇着可以幫助中國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便趁勢勸華德生不要虐待中國人。又勸他把以前監禁的中國官員。只要不是團匪的頭目。都釋放出來。叫他們照常辦事。華德生一一答應。這個消息傳了出去。大家都愕然一聲。都知道賽金花是華德生的膩友。賽金花說的話兒。華德生沒有不聽的。便有許多無耻的中國官員。鑽頭覓縫的來尋賽金花的門路。賽金花覺得甚是好笑。一概不去理會他們。遇着那無關緊要的事情。也對華德生說一下子。却是不說便罷。有說必應。賽金花在華德生那

裏一連住了幾天。想着自己家裏的事情。這幾天自己沒有回去。狠有些不放心。便和華德生說了。要回去料理一下。就攔一兩天再來。華德生自然答應。賽金花便辭了華德生。回到自己院中。料理了一回院裏頭的事情。那幾個討人。便對賽金花說。這幾天裏頭來問信的人。一起一起的不知多少。都問說幾時回來。賽金花正待根問。忽見一個從上海帶來的娘姨。叫做銀姐的。笑嘻嘻的。手裏拿着一個手本。走了進來。口中說道。倪倒一逕勿會聽。見過歇到堂子裏。向來要用捨手本。格阿要詫異。仔點賽金花聽了。心中明白。知道又是要走他門路的人。原來賽金花自從遇見了華德生以後。那班中國的無恥官員。凡是拿着手本來見華德生的。一定另有一個手本。和賽金花請安。賽金花見得多了。司空見慣。不以爲奇。順手接過手本。來一看。只見上面的幾個字兒。却寫得比衆不同。端楷楷的。寫着沐恩工部郎中。卜藹廉的。九個字兒。賽金花看了。倒不覺呆了一呆。暗想他是個工部官員。我又不是他的堂官。他又不受我的統屬。怎麼平空的寫起沐恩的兩個字兒來。吃把勢飯的人。居然也有人來上手本稱沐恩。真是個有一無二的奇事。正在沈吟。只聽得銀姐說道。格個就是舊年仔一逕來浪倪搭吃酒格卜大人呀。捨格拿仔格手本。叫倪拿進來撥耐看。倪叫俚自家進來。俚倒說定。

規○勿○肯○呀○倒○搭○倪○說○嚙○撥○實○梗○規○矩○格○要○耐○叫○俚○進○來○未○俚○好○進○來○耐○勿○叫○俚○進○來○俚  
勿○好○進○來○格○帶○仔○格○紅○纓○帽○仔○拖○仔○格○花○翎○海○外○得○來○勿○得○知○捨○格○事○體○倒○說○搭○耐○換  
仔○格○名○字○叫○耐○捨○格○宗○脫○牽○太○太○倪○說○大○小○姐○勿○姓○宗○晚○耐○阿○是○弄○錯○哉○俚○倒○說○耐○勿  
曉○得○格○請○仔○宗○脫○牽○太○太○出○來○有○要○緊○閒○話○要○當○面○講○耐○想○阿○是○少○有○出○見○格○事○體○賽  
金○花○聽○了○想○起○去○年○的○那○位○卜○部○郎○來○着○寔○在○京○城○裏○頭○鬧○了○幾○個○月○和○自○己○有○過○相  
好○的○想○着○他○用○那○沐○恩○的○兩○個○字○兒○大○約○就○是○指○着○和○自○己○有○過○相○好○的○緣○故○倒○不○覺  
面○上○微○微○的○紅○了○一○紅○對○着○銀○姐○啐○了○一○口○道○俚○是○倪○搭○格○熟○客○呀○耐○叫○俚○進○來○未○哉  
捨○格○實○梗○神○妖○鬼○怪○幾○幾○化○格○七○搭○八○搭○介○真○真○氣○數○得○來○銀○姐○一○面○走○出○去○口○中  
咕○嚙○道○倪○本○底○仔○叫○俚○自○家○進○來○俚○定○規○勿○肯○呀○走○到○外○面○只○見○那○位○卜○部○郎○還○直○挺  
挺○的○站○在○那○裏○垂○着○兩○手○低○着○個○頭○靜○靜○的○等○候○傳○見○銀○姐○走○過○去○推○了○他○一○把○道○倪  
大○小○姐○請○耐○進○去○勿○要○來○浪○假○痴○假○呆○哉○卜○部○郎○得○了○這○個○吩○付○連○忙○恭○恭○敬○敬○的○答  
應○了○一○聲○嚙○跟○在○銀○姐○後○面○循○規○蹈○矩○的○一○步○一○步○的○走○進○去○到○了○賽○金○花○臥○房○裏○面  
賽○金○花○立○起○身○來○含○笑○相○迎○見○他○果○然○穿○得○衣○冠○濟○楚○翎○頂○輝○煌○更○兼○袖○手○低○頭○鷄○行  
鷄○步○好○像○參○見○上○官○的○一○般○便○向○他○笑○道○耐○捨○格○事○體○着○好○大○衣○裳○跑○到○倪○搭○來○呀○阿

有。捨。到。堂。子。裏。向。來。白。相。着。仔。大。衣。裳。來。格。耐。格。人。阿。要。仇。賽。金。花。一。面。說。着。便。伸。手。去。拉。他。想。要。叫。他。脫。了。衣。服。再。說。別。的。話。兒。那。裏。知。道。這。位。卜。大。人。見。了。賽。金。花。伸。手。要。拉。他。嚇。得。連。連。倒。退。口。中。說。道。沐。恩。今。天。特。地。專。誠。來。和。總。統。憲。太。太。賀。喜。的。說。著。不。由。分。說。早。已。雙。膝。跪。下。地。去。恭。恭。敬。敬。的。叩。了。四。個。頭。賽。金。花。見。他。平。空。叩。起。頭。來。出。其。不。意。着。實。吃。了。一。驚。連。忙。笑。道。卜。大。人。耐。算。捨。呀。撥。別。人。看。仔。難。爲。情。格。呀。說。着。急。急。的。伸。手。去。拉。他。却。那。裏。拉。他。得。起。賽。金。花。見。拉。他。不。起。沒。奈。何。只。得。自。己。也。跪。下。去。還。禮。那。位。卜。大。人。還。連。連。的。說。道。總。統。憲。太。太。怎。麼。這。般。客。氣。賽。金。花。起。先。見。他。無。故。的。跪。下。叩。頭。已。經。覺。得。十。分。好。笑。却。還。勉。強。忍。住。了。不。笑。出。來。到。了。這。個。時。候。再。也。忍。不。住。的。了。不。由。的。格。格。的。笑。出。聲。來。那。幾。個。討。人。和。娘。姨。大。姐。看。了。這。般。怪。相。也。不。約。而。同。都。嘻。嘻。哈。哈。的。看。著。卜。大。人。笑。這。位。卜。大。人。却。心。平。氣。和。的。沒。有。一。些。兒。慚。愧。的。模。樣。從。從。容。容。的。叩。過。了。四。個。頭。扒。起。身。來。又。深。深。的。請。了。一。個。安。站。在。一。旁。垂。手。侍。立。連。坐。也。不。肯。坐。賽。金。花。再。三。讓。他。坐。下。他。死。也。不。肯。只。說。總。統。憲。太。太。在。上。那。有。沐。恩。的。坐。處。賽。金。花。道。耐。定。規。勿。坐。是。只。得。倪。也。陪。仔。耐。勿。坐。格。哉。卜。大。人。聽。了。方。才。斜。着。身。體。坐。下。賽。金。花。對。他。笑。道。卜。大。人。倪。搭。耐。一。年。勿。見。耐。捨。格。變。得。實。梗。樣。式。哉。

呀。文。縐。縐。格。客。氣。得。來。卜。大。人。聽。了。連。忙。立。起。身。來。答。道。沐。恩。自。從。受。了。總。統。憲。太。太。的。格。外。栽。培。心。上。的。感。激。一。時。也。說。不。盡。如。今。在。總。統。憲。太。太。面。前。那。裏。敢。放。肆。賽。金。花。聽。得。卜。大。人。叫。他。做。總。統。憲。太。太。暗。想。怪。不。得。方。才。銀。姐。聽。錯。了。認。作。什。麼。宗。脫。牽。太。太。想。著。不。因。不。由。的。又。笑。起。來。道。耐。格。稱。呼。勿。對。碗。捨。格。總。統。憲。太。太。雜。格。亂。拌。倪。懂。才。勿。懂。耐。一。逕。叫。倪。老。大。故。歇。也。叫。倪。老。大。末。哉。捨。格。總。統。洛。粥。桶。撥。別。人。家。聽。見。仔。阿。要。好。聽。呀。正。是。庸。奴。無。耻。樊。英。拜。侍。女。之。床。中。婦。多。情。都。尉。屈。黃。金。之。膝。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 第十四回

暮夜金奴行重賄

美人計相國贈明珠

且說賽金花聽得那位卜大人竟叫他做總統憲太太。叫他不要這樣的稱呼。卜大人那裏肯改口。只說這是理應這樣稱呼的。賽金花又對他笑道。卜大人耐是倪搭格熟客呀。爲啥要寔梗客氣呀。卜大人聽了連忙又立起來請了一個安道。總統憲太太這樣的稱呼不敢當。只叫沐恩的名字就是了。這一陣的巴結倒把個賽金花巴結得踉蹌起來。卜大人恭維了一回。便道。有幾樣東西要請總統憲太太賞收。說着親自走出。去拿進一個紅綾錦匣。裏面放着四樣首飾。一對珠花。一對金鐲子。一只金鋼鑽戒指。

一付翡翠押髮。雙手捧着。交在賽金花的手中。口中說道。這一點兒東西。不過聊表沐恩孝敬的意思。算不得什麼。賽金花接過來看時。只見珠子翡翠和金剛鑽。都是上等的貨物。那付鐲子也打得十分精巧。精光外溢。寶氣內含。約莫看上去。這幾件東西。少說些。也要值一。二。千銀子。從來天下的女子。生性最貪。又最愛的金珠首飾。賽金花見了這幾件東西。由不得喜得眉花眼笑。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愛不忍釋。便對着卜大人笑道。謝謝耐。送倪寔梗幾幾化化物事。常恐要幾千洋鈔。篤嗟。倪想起來。倪嚙撥一點點好處。來浪耐卜大人面浪。受仔耐寔梗幾幾化化物事。心浪洛裏意得過。耐有捨事體。要倪搭耐幫幫忙。耐只顧搭倪說末哉。勿然倪也勿好意思受耐格物事。卜大人聽了。正中下懷。便走近一步。附着賽金花的耳朵。悄悄的說了幾句。原來這位卜大人。也是附和端王的人。也曾當過團匪頭目。如今聯軍進京。查辦罪人。要把他提去治罪。幸虧這位卜大人的手臂極長。耳目極靈。早已得了信息。連忙拿着許多的造孽錢。各處運動。便有人和他說。你運動別人不中用。除非去運動華德生。方才有用。這幾天之內。這位卜大人十分著急。東奔西走的。找尋門路。被他打聽出賽金花的這條門路來。卜大人想著這個賽金花。是和自己有過交情的。覺得更加放心。却又恐怕帶著一雙空手。



去要賽金花和他說情。賽金花未必就肯答應。便配了這幾樣首飾。卑詞厚幣的跑到賽金花那裏。要託他在華德生面前說些好話。賽金花聽了他的一番說話。想了一想。覺得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關繫。更兼這位大人。究竟和自己有些瓜葛。雖然不是什麼一定怎樣的恩客。却到底芳心。輾轉未免有情。又平空的受了他這許多的禮物。消繳不來。自然一口答應。竭力和他關說。卜大人見賽金花容易答應。心中大喜。立起來對著賽金花。一連請了幾個安。只說多謝。總統憲太。格外施恩。沐恩感激不盡。接著又說了許多感激涕零。受恩圖報的話兒。把一個賽金花也說得有些肉麻起來。卜大人方纔走了。接著外面傳進無數的手本來。却是要見賽金花的。賽金花見了。委寔覺得有些好笑。只得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都請進來。賽金花慢慢的出來相見。也有向來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無非都是要走賽金花門路的人。那個時候。洪中堂雖然已經到了北京。開議和約。那京城地面的政權。却差不多還在華德生手內。那些九卿六部的官員。也沒有一個不要承望他的顏色。只要是華德生保舉的人。立刻就平地飛陞。非常的快速。華德生索辦的人。不是拿問。便是革職。甚而至於把個腦袋都請了下來。所以這班忘廉喪耻。貪利蔑義的人。一個個都想走華德生的門路。希冀

升官發財無奈。這個華德生却不是那般貪受賄賂上下其手的人。不得已而思其次。便大家都想到賽金花身上想借着用個間接的法兒料想他說的話兒十句裏頭華德生總有九句聽的一個賽金花的門外登時的冠蓋如雲車馬雜沓起來。兩三天的工夫賽金花收受的那些禮物幾乎擠滿了屋子。比那外省的督撫到任還要鬧熱些兒。賽金花只揀那沒有什麼大關係的事情答應下來。那真有關係的便把他的禮物退還不收。回來住了兩天。倒覺得十分忙碌。直到晚上十點多鐘的時候方才沒有人來纏擾。賽金花正想安睡。忽然外面又傳進一張名刺來。名刺上寫着楊言的兩個字兒。說有要事商量。賽金花便把他請進臥房看時。却和他素不相識。那姓楊的見了賽金花便疾趨而進。低低說道。我是洪中堂手下的隨員。洪中堂特地派我前來。有國家大事和你商量。賽金花聽了不覺呆了一呆。道。洪中堂有捨格事體搭倪商量呀。那姓楊的說道。你這裏人多口雜。恐怕萬一個傳了出去。洩漏風聲。却大大的不便。須要找个清靜些兒的地方。才好講話。賽金花聽了。心上疑疑惑惑的。不知道洪中堂要和他商議什麼事情。便引着那姓楊的到後面一間小小的斗室裏頭坐下。預先分付了那班娘姨大姐。叫他們不準竊聽。賽金花先讓姓楊的坐下。又把雙扉掩上。方才回身問。

道。洪中堂搭倪一逕勿認得格晚。故歇有捨格閒話搭倪說呀。那姓楊的把坐下的交椅往前移了一移。緊靠着賽金花坐下。悄悄的说道。中堂聽說你和聯軍總統華德生甚是要好。你的話兒他沒有不聽的。賽金花不覺面上一紅。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說道。倪搭俚也勿是一定捨格要好。不過歸格辰光來浪德國一逕搭俚認得格故歇多年。勿見哉。碰仔頭像煞要好點。那姓楊的又低聲說道。你不用這般客氣。難得華德生竟肯和你要好。是再好沒有的了。如今的華德生脾氣大得狠。就是洪中堂和他說話也常常碰他的釘子。中堂聽說你和他狠要好。並且狠聽你的話兒。心上十分歡喜。所以特地遣我到來。要請你在裏頭幫個忙兒。中堂知道你是個狠有才識胆略的人。只要拿出本領來。好好的哄着華德生。料想他逃不出你的手掌。況且你又是個中國人。一定帮着中國的賽金花聽了。想了一想。心上已有幾分明。不由得臉上又紅起來。低低的對着那姓楊的說道。到底捨格事體。洪中堂要倪幫忙呀。只要倪辦得到。格事體倪阿有捨勿肯。那姓楊的先立起身來。開了門。往外面看了一眼。見門外一個人也沒有。便又隨手把門掩上。翻身進來。方才向賽金花說道。寔不相瞞。洪中堂此番奉命議和別國的欵差。都還沒有什麼。只有華德生爲着他們本國的公使克林德被

團匪無端殺害忿恨萬分那議和的條款和賠償兵費別國都肯通融辦理惟有華德生一力堅持不肯絲毫退讓洪中堂再四和他商議請他看着國家的交誼退讓些兒他却對着洪中堂說道只要還我一個活活的克公使萬事都好商量如若不然只得休怪了洪中堂屢次受他的搶白無可如何若是和議不成可憐我們中國的大局就不堪設想了如今洪中堂聽得華德生狠肯聽你的話兒說總算我們中國的洪福特地叫我前來奉托要請你在華德生那裏設法勸他一下叫他退讓些兒你若果然辦成了這件事情一則不枉你有了這般才識二則調和了中外的邦交三則扶助了國家的氣運料想你這樣的一個奇女子一定有過人的胆量出衆的機權這個事兒竟要靠托在你一個人身上的了洪中堂說只要你肯答應將來事成之後憑你要什麼只要是洪中堂辦得到的事兒都沒有不答應的你總要看看洪中堂的情面也看在國家分上就任了這件大事罷賽金花聽了低着頭沈吟一會慨然說道既然洪中堂要倪搭俚帮忙倪自然嚙捨勿肯不過格個講和格事體倪有點弄勿明白阿好請耐搭倪講明白仔難末倪再慢慢裏搭俚說像敘穩當點耐說倪格閒話阿對那姓楊的聽了便粗枝大葉的把議和的條款約略說了一遍華德生如何的要內地各處通商

釐金關稅都歸他們監理。如何的定要賠款七百兆。洪中堂如何的想把賠款減少。如何的想要竭力磋磨。都和賽金花說了。又道。洪中堂分付過的。你若是肯在裏面相助。却只好隨機應變的想著法子勸他。萬不可說出真情。說是洪中堂的意思。他們歐洲各國的人都是狠愛名譽的。你若是和他說了真話。他只說爲著兒女的私情。貽誤國家的公事。非但不肯答應。並且還恐怕要生出別的枝節來。你只要有意無意的。只當作和他談論一般。婉婉轉轉的勸他。幾句叫他勿爲己甚。他一定沒有不聽的。賽金花聽了。點頭道。格是倪曉得格。倪自然有法子教倪聽倪格閒話。耐轉去搭洪中堂說。請俚放心末哉。謝勿謝倪。倒勿來浪心。浪只要悟篤大家看仔。曉得倪吃把勢。飯格人也勿是一點點用場。才嘸撥格飯桶。故歇別人家說起倪堂子裏向僧人總說才勿是好。人阿是也勿見得。那姓楊的笑道。像你這樣的人。如今的那班堂子裏頭的僧人。那裏還有賽金花微微一笑。也不言語。楊觀察臨走的時候。又在袖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玻璃錦匣。裏面裝著四個絕大的珍珠。光華奪目。送給賽金花道。這是洪中堂送給你的。將來事成了。再大大的酬謝。正是。鯨鯢跋浪。踏翻西海之濤。烽火連雲。擁出大官之騎。不知賽金花肯受與否。且待下回便知分曉。

第十五回 聯中外名妓說英雄 鬧平康宵人張虐倖

且說賽金花見了那四顆絕大的珍珠。心上十分歡喜。略略的推讓幾句。便也收了下來。從此以後。賽金花果然在華德生面前。一早一晚的隨時勸解。華德生起先還不肯聽。經不起賽金花的一張嘴兒。好像嬌鳥調音。雛鶯弄舌的一般。說得有情有理。不由得華德生不聽。更兼洪中堂再四磋磨。請他酌減賠款。一切通融辦理。華德生便將機就計的答應了。登時就把中外和議的草約。議成簽字。各國的欵差也都答應。沒有異言。想不到這樣一件天大的事情。却是一個弱女子在裏頭。宛轉相助。成就了這件絕大的功勞。論起來。這位議和。大臣洪中堂。既然用了這個美人計。便應該大大的酬謝賽金花。一下才是。偏偏的洪中堂年紀高大。吃不起辛苦。看着中國這般的時勢。荆榛遍地。豺虎當塗。蒿目山河。驚心烽火。看着自己的年紀。已經將近八十歲的人。那裏還能和國家出什麼力。心上未免總有些鬱鬱不舒。更兼跋涉風塵。馳驅輿馬。進京的時候。本來已經有病。無奈這個時候。國事緊急。不得偷安。沒奈何。只得力疾從事。開議和約的時候。未免又要受些委屈。忍些煩惱。心上。一憂。一急。那病便一天一天的重起來。究竟上了年紀的人。那裏禁得起。不等到和約簽字。便嗚呼哀哉。死了。洪中堂既死之

後。偏偏的那位姓楊的隨員。也丁了外艱。奔喪回去。這兩個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別人那裏知道這件事兒的內容。就是有幾個知道的人。那裏還來多管這般閒事。想着要酬謝賽金花的這件事兒。老老寔寔的把賽金花的這番勞績。掛在瓢底裏頭去的了。好在賽金花本來不想什麼酬謝。便也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到了後來。不知怎樣的京城裏頭的那班人。大家都把賽金花的這件事兒。傳說出來。又見他常常穿着男子衣冠。同着華德生並馬出游。大家都不叫他賽金花。都叫他作賽二爺。又爲着他帮着洪中堂議成和約。大家便又叫他作議和。大臣。這個議和。大臣。賽二爺的芳名。竟是京城裏頭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後來華德生撤兵回國。賽金花想要同着他到德國去。華德生爲着奉命出師。還沒有回國復命。不能帶個女子回去。賽金花便也只得罷了。華德生臨走的時候。兩個人依依不舍。長亭惜別。南浦傷神。靡蕪遠道之思。楊柳征人之恨。柔腸百結。春銷鳳女之魂。別淚三聲。日斷西溟之水。賽金花直送華德生到天津。上了兵輪。方才洒淚別去。自此以後。賽二爺的生意。比以前更是日盛一日。過了幾時。賽金花想着戀戀風塵。究竟不是長策。趁着如今手裏頭着寔有了幾個錢。想要揀個好好的客人。嫁了他。作個葉落歸根的算計。剛剛這個時候。那位卜靄廉卜部郎。借

着。賽。金。花。的。扶。持。走。到。了。華。德。生。的。門。路。非。但。沒。有。追。究。他。附。從。拳。匪。的。事。情。而。且。華。德。生。還。在。中。國。議。和。大。臣。面。前。和。他。講。幾。句。好。話。這。個。時。候。華。德。生。的。話。兒。就。好。像。皇。上。皇。太。后。的。諭。旨。一。般。那。一。個。敢。不。聽。他。的。說。話。連。忙。把。這。位。卜。部。郎。一。保。兩。保。平。地。飛。陞。不。到。半。年。已。經。陞。署。了。刑。部。右。侍。郎。這。位。卜。侍。郎。的。運。動。手。段。又。十。分。利。害。皇。上。皇。太。后。回。鑾。之。後。那。一。班。跟。着。到。西。安。去。的。大。臣。一。個。個。不。是。軍。機。大。臣。便。是。尚。書。部。院。却。不。知。怎。樣。的。一。個。個。都。受。了。卜。侍。郎。的。運。動。都。說。他。是。個。狠。有。才。幹。的。人。這。位。卜。侍。郎。本。來。是。貪。花。好。色。的。都。頭。醇。酒。婦。人。的。首。領。如。今。仕。途。得。意。越。發。成。日。的。花。天。酒。地。選。舞。徵。歌。要。結。公。卿。交。通。權。貴。賽。金。花。院。中。也。常。常。的。去。擺。酒。請。客。但。是。當。着。那。華。德。生。沒。有。回。國。的。時。候。卜。侍。郎。雖。然。也。常。到。賽。金。花。院。中。去。却。口。口。聲。聲。的。總。統。憲。太。太。長。總。統。憲。太。太。短。不。是。送。衣。服。就。是。送。首。飾。規。規。矩。矩。的。連。笑。話。也。不。敢。說。一。句。那。裏。敢。在。賽。金。花。院。中。擺。酒。如。今。華。德。生。走。了。卜。侍。郎。却。登。時。變。了。樣。兒。見。了。賽。金。花。的。面。也。不。稱。他。總。統。憲。太。太。自。己。也。不。稱。沐。恩。依。舊。嬉。皮。笑。臉。的。動。手。動。脚。起。來。賽。金。花。見。他。忽。然。變。了。樣。兒。不。像。那。以。前。的。恭。敬。雖。然。不。甚。放。在。心。上。却。也。覺。得。有。些。好。笑。卜。侍。郎。在。賽。金。花。那。裏。混。了。幾。時。知。道。賽。金。花。狠。有。幾。個。錢。就。是。華。德。生。在。京。城。裏。頭。的。



時候。那些別人送他的金珠首飾。也值好幾萬銀子。便存着個人財兩得的念頭。想要娶他回去。無奈賽金花想起他以前要走華德生門路的時候。對着自己一味的叩頭請安。不顧廉耻。後來華德生走了。又趾高氣揚的番轉臉來。和以前好像是兩個人的。一般。心上有些暗。他不起不肯嫁他。卜侍郎和他說了幾次。賽金花都一口回絕。卜侍郎一連碰了幾次釘子。心上便大大的不快起來。對着賽金花常常的借端發作。一會兒說他怠慢了客人。一會兒又說他回絕了生意。賽金花雖然是個妓女。却倒是個很爽直的人。見他這樣的有心挑剔。只說他是鬧着頑的。也不放在心上。這一天正逢禮拜。賽金花那裏來了無數的客人。把六七个房間都擠得滿滿的。擺酒的擺酒。碰和的碰和。甚是熱鬧。只把一個賽金花忙得個八面張羅。滿場飛舞。憑你賽金花這般老手。也有些手忙脚亂的。應酬不過來。正在忙得個手口不閒之際。剛剛的卜侍郎又同着幾個朋友。吃得醉醺醺的。闖了進來。要在賽金花院中碰和。賽金花見了卜侍郎。只說自己以前幫過他的忙。救過他的患難。更兼華德生沒有回國的時候。這位卜侍郎見了賽金花的面。好像小鬼見了閻王。老鼠見了貓的一般。連响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雖然華德生過回德國。卜侍郎已據要津。在賽金花眼中。看起卜侍郎來。却還是以前。

的。卜。侍。郎。一。般。並。沒。有。什。麼。分。別。那。裏。把。他。放。在。心。上。當。下。便。對。卜。侍。郎。笑。道。卜。大。人。耐。來。得。勿。巧。幾。間。房。間。才。勿。空。來。浪。只。好。請。僂。篤。幾。位。晏。歇。再。來。格。哉。卜。侍。郎。聽。得。房。間。勿。空。賽。金。花。叫。他。等。一。回。兒。再。來。心。中。甚。是。不。快。乘。着。醉。意。睜。開。了。一。雙。鼠。目。便。想。發。作。却。被。一。個。同。來。的。人。說。道。我。還。要。寶。香。堂。去。這。裏。的。房。間。不。空。狠。好。我。們。去。一。會。兒。再。來。說。著。拉。了。卜。侍。郎。便。走。卜。侍。郎。只。得。同。著。他。去。到。寶。香。堂。坐。了。一。回。轉。過。身。來。方。才。又。到。賽。金。花。院。中。那。幾。間。大。房。間。依。舊。還。沒。有。空。只。有。一。間。極。小。的。斗。室。裏。頭。沒。有。人。卜。侍。郎。只。得。勉。勉。強。強。的。坐。在。這。個。小。房。間。裏。面。賽。金。花。正。在。那。裏。和。客。人。代。碰。和。聽。得。來。的。客。人。就。是。卜。侍。郎。賽。金。花。便。只。顧。碰。他。的。和。沒。有。過。去。應。酬。卜。侍。郎。等。了。好。一。回。要。等。賽。金。花。出。來。那。知。等。來。等。去。賽。金。花。的。影。也。不。見。卜。侍。郎。不。由。得。心。頭。火。發。起。來。喝。令。娘。姨。去。把。你。們。大。小。姐。叫。過。來。我。有。話。和。他。講。偏。偏。的。這。幾。個。娘。姨。大。姐。也。爲。著。以。前。的。卜。大。人。對。著。賽。金。花。這。樣。的。奴。顏。婢。膝。如。今。的。卜。大。人。對。著。賽。金。花。却。又。這。樣。的。裝。腔。作。勢。起。來。一。個。個。的。心。上。也。都。在。那。裏。睜。他。不。起。看。了。他。這。樣。其。勢。洶。洶。的。樣。兒。心。上。越。發。的。不。願。意。冷。冷。的。連。應。都。不。應。卜。侍。郎。見。了。他。們。這。般。待。理。不。理。的。神。情。更。覺。得。火。上。澆。油。薪。邊。措。炭。心。上。一。盆。烈。火。直。透。青。雲。再。也。忍。耐。不。住。跳。起。身。

來把桌子上的茶碗搶在手中用力往地下一擡摔得粉碎口內大聲喝道怎麼我來照顧你們的生意你們都是這般不瞅不保的樣兒難道我姓卜的是不出錢的麼那班娘姨大姐見了卜侍郎忽然這般的發作起來倒也都吃了一驚一個大姐便飛一般的去和賽金花說娘姨銀姐便上前按住了卜侍郎陪笑勸解卜侍郎那裏肯聽銀姐的話只是氣忿忿的亂嚷一刻兒的工夫賽金花急急的趕了過來見了卜侍郎便微微一笑道倪當仔捨人來浪發脾氣勿亮張是卜大人卜大人耐是勿比別人倪搭格老客人哉碗俚篤有捨勿到家格場化得罪仔耐卜大人阿好看倪面浪勿要動氣卜侍郎見了賽金花說得這樣輕描淡寫的知道有心藐視更覺生氣把桌子一拍道別人得罪了我叫我看在你的臉上不要生氣如今就是你自已得罪了我却叫我看在那一個人的臉上呢賽金花見卜侍郎忽然這樣的平空變起臉來心上二十四分的詫異却還只道他吃醉了酒不是來有心尋事的便笑着說道倪是嚙捨得罪耐卜大人格地方碗耐今朝捨寔梗動氣呀阿是吃仔酒哉卜侍郎鐵錚錚的說道我吃了酒也用不着你來多管客人來了差不多一點多鐘的時候你的影兒都沒有看見這樣的還說是沒有得罪你要怎麼樣方才算得罪呢賽金花聽了卜侍郎這樣的口風

分明是有心扳他的錯處。心上方才也有些生氣起來。暗想天下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便也正色說道。卜大人耐閒話說錯哉。耐卜大人來浪倪搭老寔說。比勿得別人。倪就是得罪仔耐耐也。勿好意思扳倪格差頭。耐卜大人阿對卜侍郎聽了。頓了一頓。硬着頭皮又道。這是什麼話兒。得罪了我。我也不好意思挑你的眼兒。我倒要問你。爲什麼我不好意思挑你們的眼。難道我姓卜的就不是客人麼。賽金花冷笑一聲道。卜大人耐自家心浪也蠻明白。來浪定規要倪說出來。是嚙捨趣勢。哩說着。又嘆一口氣道。故歇世界浪。事體格末。叫稀奇。倪倒勿亮張耐卜大人會有寔梗格。一來阿要詫異。正是辜負紅梨之夢。雨怨雲愁。猖狂遙夜之風。花啼柳泣。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殺風景惡客試尊拳

棄塵寰佳人悲薄命

只說卜侍郎聽了賽金花的說話。越發暴跳如雷的道。你這個東西。近來着實的放肆。你在別人面上放肆。也還罷了。如今竟在我面前。都敢這般放肆起來。這還了得。最可笑的是無影無踪的平空講出這般混話。倒說我自己心上明白。我今天定要請教請教。你究竟是什麼話兒。賽金花聽了卜侍郎一番說話。把以前的事情。竟是一筆抹煞。只

氣得目定口呆。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停了一停。方才冷笑道。倪來浪。別人面浪。倒才是客客氣氣。格格獨有來浪。耐面浪。末就是推扳點也。嚙恰希奇耐阿。記得跪來浪地。浪叫總統憲太太。格辰光倪對仔耐是那哼樣式。阿是忘記脫哉。卜侍郎聽了。雖然面上紅了一紅。却假作不懂他說話的意思。別過臉來。對着那幾個朋友說道。你們聽聽。他講的都是一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我揀直不懂他講的是一些什麼話兒。賽金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悟篤做官格。大家才靠天老爺來浪。照應倪吃把勢飯。格也靠仔天老爺來浪。照應一個人有仔良心。總歸有好日子。格做仔格人。嚙撥仔良心。是勿局格。噯耐說出實梗。格閒話來。耐良心到仔陸裏去哉。倪倒要洗清仔眼睛。看看耐格位卜大人。那哼格升官發財。倪是嚙恰希奇。總歸靠仔天老爺過日子。耐卜大人要扳倪格差頭。隨便耐去那哼末哉。卜侍郎聽了賽金花的說話。一句緊似一句。來得甚是鋒鏗。知道說他不過。想要打掉他的房間。又怕被人知道了。風聲不雅。要想找句話兒出來扳駁他。却又一時找不出來。剛剛這幾個朋友裏頭。也有知道卜侍郎這件事情的人。明知道說來說去。一定說不出什麼好話。便拉着卜侍郎說道。你們兩個人今天大家都在氣頭上的時候。從來相打沒有好手。相罵沒有好口。你們兩個人好幾年的老相好。那裏

真有什麼一定過不去的事情。有什麼話明天再講就是了。賽金花瞪了卜侍郎一眼。對着衆人說道。勿說起老相好格句閒話。倒還勿要去說俚說起仔老相好格句閒話。來格末真正叫枉空。卜侍郎被那幾個朋友拉著往外便走。也就將機就計。回過頭來。對着賽金花說道。你自己小心在意。不要撞在我的手裏頭就是了。賽金花氣到極處。那裏還管他什麼。侍郎高聲答道。倪等好來裏耐有捨本事。未來未哉。卜侍郎還要說話。却被那幾個朋友不由分說。推推擁擁的拉着他。一閃出去。賽金花連送也沒有送。卜侍郎真恨得咬牙切齒的。發誓要想個法兒收拾他。偏偏事有湊巧。也是賽金花運遇。迤迤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賽金花院中。本來有兩個討人一個叫金紅。一個叫銀翠。這個金紅恰生得十分狡猾。一味的巴結賽金花。巴結得賽金花十分歡喜。把他就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一切貴重的東西。都交給金紅一個人掌管。這個銀翠。恰剛剛和金紅生得反了一個意見。不但不肯奉承。而且性情生硬。就是見了客人。也每每要排牆倒壁的。任意冲撞。賽金花心上本來狠不願意他。就是這個銀翠。見賽金花把個金紅這般的抬舉。把自己却這樣的冷淡。兩下比較。未免有些相形見絀的地方。這一天有個在銀號裏頭管賬的山西客人。到賽金花院中來擺酒請客。

剛剛賽金花和金紅都出條子去了。沒有回來。只有銀翠在家。身上有些寒熱。睡在床上。沒有出來應酬。那客人不知道他生病。要去拉他起來。銀翠不肯。那客人本來也是個蠻牛一般的人物。那裏有什麼憐香惜玉的心腸。見銀翠不肯起來。只說他有心慢客。心上生氣。一定要叫他起來。自己跑過去。不分好歹。生生的把銀翠拉了起來。銀翠心中大怒。着實把他沖撞了一頓。那客人受了這番沒趣。不覺得老羞成怒。起來跳起身來。伸出巨靈一般的手掌。對着銀翠的左邊頰上。呼的就是一掌。銀翠不及提防。只聽得拍的一聲。粉嫩的臉上。早現出五個指印。紅了半邊。說時遲。那時快。銀翠還沒有回身。右邊臉上。早又是呼的一掌。飛來。銀翠一連受了兩掌。又羞又痛。又氣又怒。不覺掩面大哭起來。一面哭着一面罵着。只說你要打索性打死了。我不敢打的就是個畜生。那客人那裏忍得住。再要奔上去打時。却被一班娘姨大姐。大家攔住。七張八嘴的解勸。大家鬧作一團。正在鬧得沸反盈天之際。幸而賽金花出局回來。連忙上前把那客人勸住。那客人還氣得亂嚷亂跳。只說銀翠得罪了他。定要賽金花打他一頓。方才肯罷。賽金花聽了。知道這件事情。銀翠沒有什麼大不是。又知道他身上有病。不肯打他。禁不得這位西老兒。一味的和賽金花混鬧。死也不肯干休。逼得賽金花沒奈何。只

得把銀翠叫了來。當著那客人的面。輕輕的打了幾下。又淡淡的罵了幾句。那客人方才罷了。那裏知道這個銀翠。平空被那客人打了兩下。正在有冤沒處伸的時候。不想賽金花又當著那客人的面。把他打了幾下。一腔冤忿。無可發洩。想着流落風塵。將來終究沒有好好的結局。平日之間。既不得賽金花的歡心。今天又受了這樣的一番奇冤極枉。越想越氣。就萌了個短見的心。腸悄悄的取了一合生鴉片烟。吞了下去。霎時芳魂渺渺。豔魄悠悠。闌苑雪消。高唐雲散。燈昏柝死。香銷離恨。之天月黑。風淒春冷。芙蓉之府。等到賽金花院中的人。知道銀翠吞了生烟。大家手忙腳亂的想要施救。早已脉停息斷。直僵僵的挺在床上。嗚呼哀哉了。賽金花慌了手脚。想要私自殮埋。不想左右鄰居的那些班子裏人。都與賽金花家不合。嫌他奪了生意。如今聽得他們出了人命。不由分說。竟去坊官那裏報案。坊官聽得賽金花家出了命案。心中大喜。知道了生意來了。便差了幾個差役。跑到賽金花那裏去。和他打話。要想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賽金花起先已經答應了一千塊錢。在坊官的意思。拿了他一千塊錢。也就罷了。倒是有幾個老年的差役。見賽金花答應得這般容易。大家要想他的好處起來。攛掇着坊官。一定要他一萬塊錢。賽金花那裏肯出。坊官想要嚇他一嚇。便逕去報了刑部。刑



部照例差官相驗。在坊官的心上。原說就是報了刑部。也沒有什麼大事。只要哄他多出幾個錢。原可以撕擄得開的。不想刑部裏頭剛剛正有一個賽金花。的冤家。卜侍郎虎視眈眈的在那裏候着。正想要尋賽金花的事情。如今聽得他院中自盡了一個妓女。喜得直跳起來。哈哈大笑。連忙和刑部尙書壽少山。壽尙書盧英之。盧尙書說了。只說賽金花逼良爲娼。凌虐至死。要重重的辦他。盧尙書和壽尙書聽了他的話兒。自然授意司官。叫他從嚴辦理。一霎時風行雷厲的認真起來。把銀翠面上的傷痕。只說是賽金花打的。登時把賽金花提到刑部。監禁起來。這個時候的賽金花。直嚇得胆裂魂飛。手足無措。沒奈何只得叫金紅到幾個相識的京官那裏去。求他們想個開脫的法兒。又備着許多的銀錢禮物。去走刑部堂官的門路。那一班刑部司員。知道賽金花是塊絕大的肥肉。大家都掂着腳兒仰着頭兒。希冀發歸自己。審問好大大的發一筆財。隔了一天。裏頭傳出消息來說。壽尙書要把賽金花一案發交雲南司承審。大家聽了知道這個雲南司主事白熙泉。白主政是壽尙書的門生。心上又羨又妬。便大家約齊了。到白主政那裏去賀喜。白主政也得了消息。心中大喜。便邀了那班同寅到四喜新班。花日喜鳳寓裏去吃飯。猜拳行令。直鬧了一個通夜。方才回來。不知怎樣的這件事。

兒傳到壽尙書和盧尙書的耳朵裏頭。壽尙書大怒道。我並沒有把這賽金花一案發交雲南司的意思。這個消息是那一個傳出去的。當下查問了一回。也查問不出什麼來。盧尙書和壽尙書便傳齊了合部司員。大加申飭。只說你們當了刑部司官。責任很重。該應怎樣的矢廉矢慎。方才是個道理。怎麼你們聽得賽金花一案。要發交雲南司承審。你們都到雲南司去和他賀喜。這承審案件是何等的事情。難道你們都把審案當作利藪的麼。若真是這個樣子。那還成個什麼體統。一班司員受了堂官的申飭。一個個都啞啞連聲。不敢開口。依着盧尙書的意思。定要奏參幾個。以儆效尤。還是左右兩堂出來和他們緩頰。盧尙書方才罷了。却爲着有了這樣的一來。不便把賽金花的一案。隨意發交司員審問。一班司員。大家都把這個賽金花當作個頭等的美差。究竟發給那一個的好呢。盧尙書和壽尙書等商量了一回。學着吏部掣籤選官的法兒。把一班司員。大家都聚在刑部堂上。叫他們掣籤爲定。掣出籤來。却是浙江司掣着了。便把賽金花發交浙江司承審。卜侍郎又授意浙江司主事。叫他重辦。虧得這位浙江司主事洪小連。洪主政。狠有些風骨。不是那一味巴結上官的人。暗想卜侍郎一個堂官。的刑部堂官。要重辦一個妓女。有何難處。却要暗中授意於我做個間接的交涉。這是

個。什。麼。道。理。不。要。他。別。有。什。麼。隱。情。罷。正。是。鮫。宮。蜃。氣。樓。臺。之。變。幻。無。窮。覆。雨。翻。雲。世。態。之。炎。涼。何。極。九。尾。龜。第。十。一。集。已。經。告。成。還。有。許。多。事。實。以。及。全。書。的。結。束。都。在。第。十。二。集。中。出。現。看。官。們。休。嫌。濡。滯。這。樣。的。五。月。炎。天。讓。在。下。做。書。的。調。冰。雪。藕。沈。李。浮。瓜。的。歇。息。一。回。再。來。演。說。給。諸。公。聽。何。如。



宣統二年九月初版

不許  
翻印

著者

漱六山房

印刷所

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點石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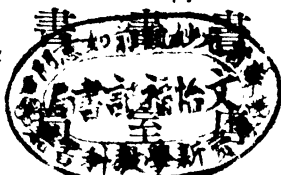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開明

販賣者

各埠

上海棋盤街  
申昌



九尾龜十一集

定價大洋肆角

